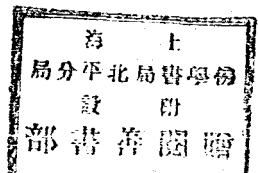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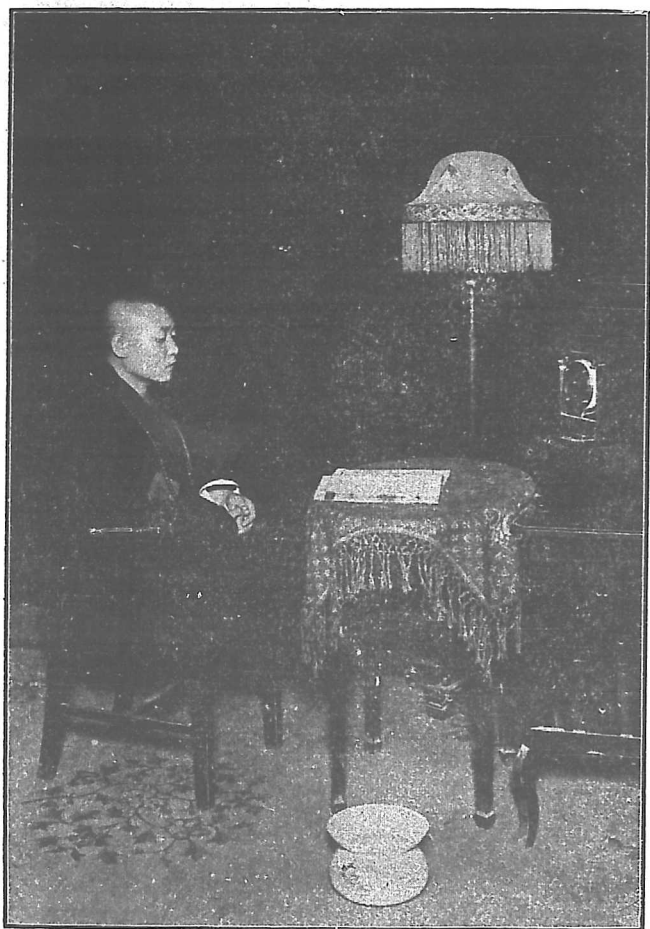
印智法師述

心經廣播誦義

周大文



印智法師廣播時影像



刊印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播講義序

石燈吉祥寺住持印智法師，江蘇丹徒人，孫氏子也。幼年脫白於皖省九華天台，山拜經台，禮普明禪師，披剃圓具於本山蓮花寺。徧參大利，禮拜名山，閉禪關於五台山文殊洞，頂禮華嚴尊經，一字一拜，足不踰閩者三年。建蓮社於古南台彌陀寺，持名念佛，六載有餘，行解兼至，心心相印。未幾爲各地敦講演講大乘經典，闡揚佛法，不遺餘力。主持佛七道場，尤爲事理圓融。民國十七年，駐錫京師，吳養臣居士挽留主持佛七法會，宣講佛說阿彌陀經，言言見諦，語語朝宗，聞者獲益良深。十八年春，住持吉祥寺，募化重修大雄寶殿，規模宏敞，繼而兼住海會禪寺，苦心維護，卒能使頹廢之古刹，恢復固有之莊嚴。近又聯合諸上善人，籌辦海會寺貧兒院，俾貧苦無依，嗷嗷待哺之孤兒，得免凍餒，並施以教養，化莠爲良，其利濟宏願，早爲社會讚許，洵可風也。今春北京中央廣播

電台、添加修養講座、余以爲修養當從心上做工夫、所謂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、亦必先由心做起、且儒釋二教、途徑雖殊、而見性明心則一也、故二教聖人、皆以心爲本、乃介紹印智法師、擔任修養講座、規定每逢星期日清晨、講述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段、藉結法緣、而正習俗、該經爲唐三藏玄奘譯本、流行吾國已久、本文僅二百六十字、但辭寡而意廣、言微而旨深、理出尋常、事難思議、實爲衆生之明燈、苦海之慈航、大般若經之精髓也、中央電台、慨然允之、於是敦請法師、廣播心經、以作修養教材、利用無線電機、爲宣揚佛法之工具、承法師苦口婆心、現身說法、所發揮演繹、類皆明白曉暢、懇切動人、一字一言、萬方同聽、氣求聲應、遐邇咸欽、婦孺無不悅服、動物爲之流連、歷時半載有餘、未嘗間斷、孜孜弗懈、卒竟全功、其效力之宏遠、受教之普遍、誠有不可思議者、倘芸芸衆生、聆音察理、聞經悟道、翻然改圖、從此脫離苦海、同登覺岸、法師之功德、寧有涯涘耶、茲因各方信士、再三懇請法師、將所述講義、彙刊行世、俾廣流傳、

以結良緣，况一時勸人以口，百世勸人以書，丁斯末劫，世道凌夷，人心險詐之際，是書出版，必能警世動人，挽狂瀾於既倒，燃明燈於既昏，宏法利生，實有賴焉，余爲之略述顛末，以作引言，亦聊表法師之濟世宏願耳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閏仲太倉沈宗漢識於行素軒

自序

偉哉佛法，深如大海，廣同河沙，高猶須彌，大似虛空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恒，非濁非清，無背無向，佛性原爲自性，佛心卽是我心，佛者覺也，自覺覺他，以先覺覺後覺，使一切衆生，皆能自覺，各還其本心之明，衆生覺乎心，佛心而已，佛心雖曰有而仍無，若以其爲有，則攪亂後世之人心矣，故佛法得以昌明於世界，流傳於古今，以其已覺之本心，覺一切衆生之心，見知者親領其緒論，聞知者考稽乎典冊，惟佛經釋典，汗牛充棟，全豹難窺，况夫末法時代，去佛遙遠，大道日衰，學道者如南轅而北轍也，是以佛子不能得其究竟者有之，或以思量分別，

言語作解，不能得其骨髓者有之，或偏於實有，執於名相者有之，或執斷滅空，寂滅枯槁者有之，或執常執無等，諸邪見者有之，或執於求福消罪，忘其根本者有之，推其原因，不外乎惑於千經萬論，不了頭頭是道，無所適從，終至墮於五里霧中，難能領悟也，苟窮究佛法之玄微，而有覺乎心者，則豁然貫通，萬億言不外一理，千百聖不外一心，一字不著，非淪於無也，萬卷雖多，非滯於有也，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，終曰未曾說一字，不執文字相也，五蘊雖空，而未離情識，不住斷滅空也，若以其已覺之心，覺一切衆生之心，一語不嫌少，三萬六千卷不爲多也，矧此般若波羅蜜多心經，僅二百六十字，乃結集大品般若經，六百卷中之精要，由凡而聖，列爲八十一科，貫通一切契機契理，爲十法界聖凡之主，世出世間萬法之本，極其詳博，意深旨遠，詞簡義賅，綱舉目張，瞭如指掌，對凡夫情執，說色法心法之開合，對二乘說十二因緣四諦法，對菩薩說六度齊修，對佛乘說菩提涅槃，字字爲般若精要，句句爲衆生固有之心性，自古

及今、無不知此經之妙者、歷代先覺、注釋櫛比、詳解林立、不下千百餘家、皆以其有覺於心、心知所覺、各擅其長耳、衲於今春、承

中央廣播電台之約、曷講此經、以挽回不正之人心、箴勸不良之社會、回思丁斯末法、人心茫茫、無所依止、世風日下、貪瞋癡慢、充積八識田中、造作一切惡業之因、感受一切惡業之果、此經正對時機、因病用藥、誠救苦之良方也、是以不揣拙陋、慨然許之、第以聖典玄微、入道無門、乃參考古注、重加解釋、間有難明者、特以淺顯詞句、比喻申明、發前賢之所未發、俾中下根人、易於通曉、漸次薰修、返觀自性、斷除我執法執、如清涼池、能滿一切諸渴乏者、如寒者得火、如裸者得衣、如子得母、如病得醫、如貧得寶、如炬除暗、不爲貪欲所惱、復不爲瞋恚愚癡所惱、亦不爲驕慢嫉妬諸垢所惱、能破諸魔賊、壞生死軍、諸餘怨敵、皆悉摧滅、度脫一切苦厄、良以苦厄未度者、由於五蘊不空、五蘊不空者、由於觀不自在、觀不自在者、由於心不能照、心不能照者、由於心中不覺、心中不覺者、

由於妄念剎那生滅，無有歇時，妄念歇時，即真即妄，非真非妄，真妄合而爲一，即是中道。夫心本無真妄之別，性無善惡之分，迷者惑於意識，執妄爲真，雖真亦妄，悟者了知是妄，薰修真性，自生執著，雖妄亦真，衆生爲惡，而性善未嘗不具，諸佛爲善，而性惡亦未嘗不具，若聞是經，受持奉行，回光返照，以一心三觀，觀一境三諦，諦觀一切惟心所現，真心安心，善法惡法，一一無非即假即空即中，所謂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因境生，境因心有，心依道修，道從心得，有得於心時，窮極般若之玄微，顯現自性之本有，幻境既除，安心自息，一塵不染，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立見如來，何有真妄迷悟，聖凡善惡之名乎，願諸未來佛子，發菩提心，修行般若妙法，得無生忍，眼根清淨，觀照一切皆空，不但五蘊、六根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當體真空，即聲聞乘十二因緣法、緣覺乘四諦法、菩薩乘六度法，佛乘菩提涅槃，無一不是真空，唯深信勿疑，身體力行，日積月累，感應道交，解脫自在，則多生多劫，俱蒙解脫，情與無情，同登彼岸，否則不能度人，亦無以

自度、不觀夫釋迦如來、雪山六年苦行、達摩初祖、九年面壁、以及歷代諸祖、無不反躬內省、精進堅持、從苦行中修乎、又華嚴經云、十方三世諸佛、皆從苦行而修、吾人果能窮年兀兀、日夜孜孜、朝夕探討、定能有得於心、所謂心經一卷、成佛有餘、不我欺也、時在中華民國、戊寅年仲秋之月、佛歡喜日、九華天台九指行者、印智叙於北京吉祥寺無礙丈室、

開卷語

般若波羅蜜多心經

此經二百六十字、是大品般若經、六百卷中一節、不名般若經、而曰大品般若經者、是別於其他般若經也、夫般若經、共有八部、一曰放光般若經、二曰光讚般若經、三曰道行般若經、四曰勝天王般若經、五曰文殊問般若經、六曰金剛般若經、七曰小品般若經、八曰小品般若經、是也、然大品般若經中所言者、下

自凡夫、上至佛乘、別列十大綱、一色、二心、三五蘊、四十二入、五十八界、六十二因緣、七四諦、八十八空、九六度、十四智、在十大綱中、復分八十一科、有條有理、極其詳細、有顯有密、盡其玄微、歷世間法而不住世間、歷出世間法亦不住出世間、觀有不住有、觀空不住空、聞名不惑名、見相不隨相、自他依止、唯心所現、當體即空、即假即中、別無實體、皆因緣所生、其性有不定有、空不住空、空有不一、是名中道、爲世出世間善法之本、聖賢凡夫三界之主、導迷遣執、融洽心性之妙法、然經之義理、高大深遠、幽邃玄微、非吾人思量分別所能知者、亦非文字語言所能解者、即歷代先賢、註釋如林、文中言無不盡、理無不至、仍屬各擅其長、難能盡善盡美者、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、二百六十字、詳解分釋、可爲難能之事、復欲顯明全部般若精華義理、尤爲難能者、但大品般若經、八十一科中、所說皆摩訶衍、摩訶衍、大乘也、即吾人本來固有心性、此心性是橫遍十方、豎窮三際、若詳細解釋、莫說八十一科不能徹底、即塵說刹說、終無了時、如簡

單宣說，勿謂本經二百六十字，自頭至尾，由淺及深，包括無餘，即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兩句，已提挈全經綱領，故要明了大品般若經精華要義者，先了解此經，奈經文詞簡義豐，言寡旨深，不易領悟，無如何耳。唯事事物物，以一心三觀，觀一境三諦，念念觀照，此心此境，不一不異，知心外無境，境外無心，念即無念，無念而念，漸次相應，即能親證，全成般若矣。今日解釋此經，謹依天台宗家風，分五重玄義，第一釋名，第二顯體，第三明宗，第四辨用，第五判教是也。第一釋名，有通名別名，本經經名，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八字，前七字屬別名，與諸經不同故，經字屬通名，與諸經相同故，佛經經名雖多，不出乎人法喻，單複七種之外，一以人爲名，如佛說阿彌陀經，維摩詰經等，二以法爲名，如涅槃經，圓覺經等，三以喻爲名，如梵網經，寶雲經等，以上三種是單，四以人法爲名，如文殊問般若經等，五以法喻爲名，如妙法蓮華經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，六以人喻爲名，如如來獅子吼經等，七以人法喻爲名，如大方廣佛華嚴經等，以

上回種是復、本經經名、是法喻爲名、般若^四是法、心是喻、般若梵語、華云妙智妙慧、此妙智妙慧、能照見世出世間一切法、無一法可得、並能通達一切、未有阻礙、以度愚癡惑、故直譯其音、而不譯義也、名曰妙智妙慧者、於一切智慧中、最爲第一、無上無比、無能勝者、強其名曰妙智妙慧也、夫般若鄭重、由本心發生、有色固能見、無色亦能見、有聲固能聞、無聲亦能聞、並能出生一切善法、智慧輕薄、由外物而生、皆是先有色聲、而後能見能聞、若未有色、眼即不見、未有聲、耳即不聞、且不易出生一切善法、是以智慧與般若意義迥然不同、凡夫以爲是智慧、佛以爲是愚痴、是妄想、故不曰妙智妙慧、直譯其音、曰般若、學者切勿誤以般若爲智慧、斯可矣、略釋般若義理、汎有三種、一曰實相般若、般若之理體、本來爲衆生所具、離一切虛妄之相、般若之實性也、曰實相者、是無相不相、所謂無生死相、無涅槃相、無衆生相、無佛相、無一切事事物物諸法等相、雖曰無相、尚有無相無字存在、曰實相者、是無相亦無、一切事事物物、形形色色、皆

是心外影相，如同虛空，毫無實在，是爲真實般若之體相也。二曰觀照般若，以般若妙慧，觀想照見實相真理，妙智明了，真理顯現，度脫愚癡，不爲外物牽引，洞見中道實相，無有無空，即空即有，如理觀照，不一不異，是爲觀照實相之實智也。三曰文字般若，又名方便般若，真理無名無形，非言語所能顯現，須依文解義，由義顯現真理，漸得義解俱忘，文字性空，不離文字，不立文字，以及根身器界，一切形形色色，皆爲心中相分，全屬幻有，幻有不有，即是真空實相。初學般若者，非方便義理，難能入門，文字義趣，是方便之境，解是方便之智，捨此難能得實相真理，是爲分別諸法之權智也。夫實相觀照文字三般若，皆具乎吾人現前一念之心，本無彼此之殊，故曰三般若即一心，一心即三般若。唯吾人現前一念所具，諸佛菩薩悟之證果，而不能增加，凡夫外道迷之在因，而不能減少，真知灼見，而纖毫微塵不染，忘思泯慮，而一切萬法俱彰，實而不有，虛而不無，無而不斷，有而不常，幽微廣大，不可思議也。

波羅蜜多。梵語、波羅密多、通稱波羅密、舊譯曰度、新譯曰到彼岸、度生死苦海、到涅槃彼岸之義、又作究竟講、謂吾人修得妙智妙慧、究竟達到佛菩薩地位、玄奘法師譯爲波羅密多、多字、是語尾辭、與波羅密同一意也、今人讀曰多心經、將多字接連於心者、誤也、彼岸對此岸而言、生死喻此岸、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、三界以內衆生、妄心雜念、生生滅滅、輪流廻轉、於生生死死中、變遷不停、永住煩惱苦海、名爲此岸、三界共二十八重天、最下六重、有男女飲食睡眠三欲者、名曰欲界、中間十八重、欲已全離、尙存質碍色身、名曰色界、最高四重、唯有空定、未有色身、名曰無色界、此三界中人、無一不受輪迴苦惱、皆爲此岸、又如吾人居住五種昏濁、穢惡世界、在欲界以下、事事迷昧不覺、執爲實在、我有我所有、遮蔽真心、因真心不明、造作種種惡業、因業感招色身、因身受苦、遂致生生死死、無有已時、故曰此岸、涅槃喻彼岸、涅槃、梵語、譯爲滅度、不生、滅度者、滅生死之因果、度生死之瀑流也、不生者、生死之苦果不再生也、三界以外聖

人皆是不生不滅、常樂我淨、安樂地方、不生不滅者、無生死之苦果可生、亦無生死之因果可滅、常者、所斷之惑體、永滅不起也、樂者、寂滅之體、永安樂也、淨者、遠離垢染也、我者、身智俱滅、無自在之大用、無可名爲我也、修行至此、二邊生死皆滅、名爲涅槃、又爲極樂世界、通稱曰彼岸、吾人修行、學習法門、依法受持、度脫生死苦惱、亦爲到彼岸、煩惱喻中流、煩是撓義、惱是亂意、略說爲見思塵沙、無明、三毒、廣說爲三界九十八使、種種諸惑、能煩撓心神、惱亂根識、名爲煩惱、煩惱有六種分別、一貪煩惱、染著爲性、生苦爲業、二瞋煩惱、憎恚爲性、不安與惡行之所依爲業、三癡煩惱、於諸事理、迷暗爲性、一切諸惑之所依爲業、四慢煩惱、恃己於他、高舉爲性、生苦爲業、五疑煩惱、於諸辭理、猶豫爲性、能障心性爲業、六惡見煩惱、顛倒推求之惡慧爲性、能障善見而生苦爲業、惡見之中、復分五種、一身見、固執我、是實在有也、二邊見、偏執我之執斷執常也、三邪見、撥無因果之理也、四見取見、固執自己之惡見爲是也、五戒禁取見、固執非

理之戒禁也，合之則爲六煩惱，開之則爲十煩惱，二者皆爲諸惑之根本，故名根本煩惱，餘惑以之爲體，依止而生，又前五種煩惱，名爲五鈍使，後五種惡見，名爲五利使，夫衆生依此煩惱，染污心識，不得清淨，造作善惡諸業，依善惡諸業，感招三界之苦樂，又依苦果之身，造作煩惱諸業，妄心雜念，念念不間斷，爲煩惱牽引，在生死中，遷流不定，故曰煩惱喻中流也，般若諸度，喻船筏，乘此般若大行，由生死之此岸，到涅槃之彼岸也，行波羅密法門，共有六種，般若波羅密，乃六波羅密中之一，又名六度是也，一布施波羅密，又名檀波羅密，布施者，散布施捨也，布施有三種，甲財施，有內施外施分別，持戒人不犯他人財物，並以金銀七寶財物，及國城妻子，施捨於人，爲外施，以頭目髓腦，身命施捨於人，爲內施，內外皆名財施，乙法施，爲人講經說法，增長菩提，又勸人行善，念佛，持齋，戒殺，因之遠離惡法，廣行善法，以至開悟得道，皆爲法施，丙無畏施，以無畏心施於人，一切衆生，皆畏死，持戒之人，無殺害心，使衆生無所畏也，修道人行

此三法時，皆能施捨於人，不存慳吝之心，是名度布施河得到彼岸，此岸爲慳貪，布施爲船筏，彼岸爲佛道，又名布施度，二持戒波羅密，又名尸羅波羅密，尸羅譯曰戒，戒者止也，在家出家等，一切戒行，如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飲酒，以至八戒、十戒、二百五十戒、三百八十戒等法，皆能戒除清淨，不復有犯過作惡之心，是名度持戒河得到彼岸，此岸爲犯戒作惡，戒爲船筏，彼岸爲清淨，又名持戒度，三忍辱波羅密，又名羼提波羅密，羼提譯曰忍辱，不論天時人事，逆境現前，皆能忍受，如忍受一切有情，罵辱擊打等，爲人事之逆境，又非情寒熱、飢渴、凶災等，爲天時之逆境，遇此逆境時，能忍受不生瞋恚之心，是名度忍辱河，得到彼岸，此岸爲瞋恚，忍辱爲船筏，彼岸爲無諍三昧，又名忍辱度，四精進波羅密，又名毗梨耶波羅密，毗梨耶譯曰精進，精勵身心，進修前後五種波羅密，羅漢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菩薩與佛，有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以至等覺妙覺，皆要拋身捨命，勇猛精進，證得果位，方罷手休歇，絲毫未有放逸懈怠之

心，是名度精進河，得到彼岸，此岸爲放逸懈怠，精進爲船筏，彼岸爲果位，又名精進度，五禪波羅密，禪者，禪那之略稱，譯曰思惟修，又曰靜慮，又曰三昧，三昧即定義，又曰禪定，思惟真理，定止散亂，安心之要法，有世間禪，出世間禪，出世間上上禪，四禪八定，乃至百八三昧等之別，皆能修習純熟，毫無散亂，安心，是名度禪定河，得到彼岸，此岸爲散亂妄心，禪定是船筏，彼岸爲明心見性，六般若波羅密，即本經所說波羅密法門，般若譯曰妙智妙慧，通達諸法之妙智，及斷惑證真之妙慧，衆生爲外物所誘，爲境界所轉，心不能在自己腔子內，所以不能觀照自心，常爲煩惱愚癡，遮蔽真心，本有妙智妙慧，不能顯現，常在生死苦海中，不能得涅槃之樂，菩薩修此六法，能觀自己心內，本有妙智妙慧，不爲外物遮蔽，照我照人，照身照心，照凡照聖，無不真空，無不妙有，空而不空，是爲真空，有而不有，是爲妙有，如明鏡之光，有照必現，觀一切法，不生不滅，心亦不生不滅，心無生滅，生死之苦可滅，是名度般若河，得到彼岸，此岸爲生死，般若

爲船筏、彼岸爲涅槃、又名智慧度、合之成爲六波羅密、此六法門中、若能得一法門深入、即能到彼岸、本經說般若波羅密、而不言六波羅密者、因般若法爲六度法中、最上法門、此度能攝餘五度、深能包淺、淺不能包深也、此法若能深入、妙智妙慧、即能顯現、觀照一切、無不真空、能空其所空、即自然願意布施、清淨持戒、忍辱不動、精進不退、禪定不亂矣、稱般若爲諸佛之母、爲第一波羅密、皆以其應用最廣、功效最捷也、再總釋波羅密、夫衆生妄心雜念、生生滅滅、無剎那間不生、纓絡經曰、頃刻之間、九百生滅、夫有生即有滅、是一定不可移之至理、衆生念念生滅、無不在煩惱苦海中、漂泊不定、是爲此岸、如船至江心、遇有風浪、時起時伏、戰戰兢兢、極爲危險、一旦由妄歸真、顯現現前一念、湛然寂定、清清淨淨、返歸本性、是爲彼岸、如船中人、達到彼岸、回頭四顧、雖有大風浪、亦不恐怖、本經云、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、照見五蘊皆空、五蘊是生死、照見是船筏、皆空是到彼岸、如衆生修般若法、功行不深時、則不能照見五蘊皆空、五

蘊不能空者，是心中幻化而有，心中幻有是妄心，乃有念念生滅，因固執五蘊，各有實體，執有自在運用之我，與我所，或執斷滅，或執常久，或執一執異，如修般若法，顯現妙智妙慧，斷除一切惑，證得真理，觀照五蘊，一一皆空，本自不生，不生亦不滅，心無生滅，妄念亦無，是度生死此岸，能度生死，即證到涅槃之彼岸，要知此空，是一空一切空，非觀照後空，亦非斷滅空，乃三諦圓融真空，唯觀照功行深淺如何耳，如觀照功行純熟深久，即能達到波羅密門之真空。

心，心是三界萬法之根本，聖賢凡夫之主宰，按此心字，人人皆知道，人人皆不知道，凡夫雖愚，一言一動，一出入，未有不知道有心無心者，若問心在何處，就莫知所指，所以特分開講，按梵語，心約有五種，一曰東栗陀，華云草木心，有生長而無知識，二曰紇利陀耶，華云肉團心，即五臟中之心，同肺肝脾腎相等，有形質而無知覺，以上兩種心，屬於色塵，三曰質多耶，西域外道計之爲我，華云緣慮心，或云慮知心，或云緣影，或云神，如遇因緣外物，隨在能知，就是吾人

現前一念、見聞覺知、種種攀緣之安心、浮動遷流、隨塵逐境、因起惑造業、斷送法身慧命、小而喪身敗國、大而違天背理、能造九法界業因、不知不覺、墮落四生（胎、卵、溼、化）、六道（天、人、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）中、以及世界大亂不安、皆是由於此心字、所以說吾人現前一念、能具足九法界緣慮、若是現前一念、緣上品十惡爲慮、如對於尊長等、起殺害心、三時未有改悔、是地獄心、緣中品十惡爲慮、如對六畜等類、起殺害心、造後方悔、是餓鬼心、緣下品十惡爲慮、如對蚊蟲等類、起殺害心、正造即悔、是畜生心、緣下品十善爲慮、如見親友等類、救護、正造即退、是修羅心、十善爲三善道業因、但是善有止善、行善分別、止善僅能止惡、不能行善、是人道業因、行善能止惡、亦能行善、是天道業因、止善如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、不綺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貪、不瞋、不癡、是也行善如放生、布施、梵行、誠實語、質直語、和諍語、柔軟語、不淨觀、慈悲觀、因緣觀、是也、緣中品十善兼修五戒爲慮、如見殺境、即能救護、造已又退、是人道心、五戒以殺盜

淫妄爲戒性、無論受與不受、犯之有罪、飲酒爲遮戒、謂佛所遮止、受戒有罪、緣上品十善兼修十二門禪爲慮、如於蟲蟻等類、能放生救護、三時無厭、是天道心、禪即定也、爲三無漏學之一、（戒定慧）又爲六波羅密之一、有世間禪、出世間禪分別、最淺名未到定、與欲界定、欲界定、是已離諸欲妄想、未到定、是入定時、不見欲界定、中身和衣服床舖等、如同虛空、又名輕安是也、次則爲十二門禪、初禪是離生喜樂、二禪是定生喜樂、三禪是離善妙樂、四禪爲捨念清淨、此四禪又爲根本禪、五慈定、六悲定、七喜定、八捨定、又爲四無量心、九虛空處定、十識處定、十一無所有處定、十二非想非非想處定、又爲四空定、須者可檢閱波羅密次第法門、緣生滅四諦、析法歸空、斷除我執爲慮、是聲聞心、緣十二因緣體法皆空、斷界內我法二執爲慮、是緣覺心、緣六度萬行齊修、上求法於諸佛、下化度於衆生爲慮、是菩薩心、緣法界平等無礙、自他清淨、圓滿妙明爲慮、是佛真如心、四因乾利陀耶、華云真如心、是吾人固有本性、至真無妄、因吾

人現前一念不覺，即有十法界聖凡差別，以種種攀緣妄想爲眞如心，念念爲外物所迷，時時爲境界所轉，不能自作主宰，因惑造業，因業受身，因身受苦，因苦造種種罪業，斷送法身慧命，以至無量劫來，墮落六道中，生生死死，流轉不已，皆是由這一念不覺的妄心所招，如前念雖起，後念就覺照，一念覺一念，念念追覺，追至未有立脚餘地，自有境界現前，此時即知佛與衆生同一心性，無二無別矣，吾人固有本性，至眞無妄，如如不動，名曰眞如心，儒曰性理，明德，良知，梵網經以其發生衆善，名曰心地，金光明經以其眞常不變，名曰如如，金剛經以其無所從來，名曰如來，涅槃經名常住佛性，楞嚴經以其湛寂不動，名常住眞心，又名妙眞如性，法華經以其相即二邊，無相不相，名曰實相，又名法界，法住，法位，及佛知見等，圓覺經以其覺行圓滿，名爲圓覺，華嚴經以其行布圓融，重重無盡，名一眞法界，以及禪宗曰主人翁，正法眼，無底桶，無爲國，牟尼珠等，種種名目，不勝枚舉，總而言之，如來藏即阿賴耶識，因阿賴耶中有生死

種子、薰習增長、成分別妄識、阿賴耶中有智慧種子、聞薰思修增長、即轉識成智、如能念念覺照、智與境合、成真如淨識、將萬惡的妄心、還於本來而目的真心、若不信阿賴耶、即如來藏、而欲別求真如、即用鏡照像、離像覓鏡也、故曰九法界無一不是佛界、吾人一念轉移、遂有聖凡差別、天地懸隔、五曰矣、粟陀華云、精聚精要心、言此種精聚六百卷大般若經精要而成、一切佛經、皆以心爲主、故以心爲題、無非欲衆生轉妄心爲般若真心、依般若法修行、知九法界妄心、即佛界清淨真心、故說般若波羅蜜多、是所詮之法、心是所引之喻、本經立題、由此成立、名爲法喻、以上別名講畢、次釋通名、

經者、梵語修多羅、或云素怛纜、或云修單蘭、華云契經、上契諸佛妙理、下契衆生機緣、又經者、法也、常也、徑也、十法界共同遵守、曰法、三世不易、曰常、修行道路、曰徑、契理不契機、如文章雅訓、非經也、契機不契理、如牧曲樵歌、非經也、菩薩所說法、曰論、非經也、佛說法曰經、經字含有五意、一曰經、是經由聖人

心口與緯交錯而成真俗文章也，二曰契，契機契理也，三曰法，佛法根本也，四曰線，貫通一切教行理，如線穿物也，五曰善語教，以善語引導人，離苦得樂也，故名之曰經，第一釋名竟。

第二顯體，本經以實相般若爲體，實相般若，前文已講，不再述說，如經中諸空字，無字，不生等不字，皆是經中之體，體即般若，夫般若人人本來具足，不要修得，無如人人爲言說相，心緣相，人我相，以及事事物物，一切境界差別相，遮蔽真心，不是偏於空，即是偏於有，不能顯現中道實相，故經中說空不說有，以顯現空是一空一切空，無假無中無不空，非凡夫外道斷滅空，亦非二乘偏空，乃三諦圓融真空，故曰以實相般若爲體，可知此經專在掃踪滅跡，顯現本性，化除情執，名爲清淨如如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也。

第三明宗，本經以觀照般若爲宗，宗者，宗要，宗趣，如經中所云，觀自在觀字，照見五蘊，照見二字，依般若依字，皆爲本經正宗，夫真空之理，無形無名，非言

語思想所能道、須修得無分別智、方能照見五蘊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緣、四諦、六度等諸法、法法圓融、通達無礙、一法即一切法、一切法即一法、法法皆不思議妙境、悟此不思議妙境、即知佛與衆生與我、平等無二、豁破無明、與道相交、漸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此無分別智、由一心三觀修得、三觀者、一曰從假入空觀、空觀者、觀一切境界、皆由妄心雜念、思量分別所現、本無自性、妄念亦生滅、無剎那住、如電如露、如是觀照一空一切空、當體即假、即中即空、名曰空觀、夫吾人現前一念無明、即是吾人第六識心、隨時隨事可以染污淨緣、能生十法界一切法、一念具足十方三世諸心諸法、譬如眠法覆心、然一念之內、夢見一切諸心諸事、在正夢時、彷彿經過無量劫時、如法華經云、夢見初發心時、乃至成佛、無量諸事、比及覺時、無別有法、惟有一念眠心也、心喻自心、清淨心、眠喻無明、無量夢事、喻恒沙無明煩惱、覆恒沙佛性、夢事不實、美惡憂喜歷然、喻見思惑覆真空也、修道人若不細尋夢喻、不思議疑、終無決時、由此習觀、

觀現前一念分別心，即是不一不異之妙觀，心心流入，念念惺寂，豁爾心泯境滅，萬緣自忘，無一不是中道，名曰空觀是也。二曰從空入假觀，假觀者，觀一切境界，雖無自性，不妨幻有，心性歷歷明明，虛靈不昧，仍指吾人現前一念，第六識心，惟觀此一念無明心，心不自心，因境有心，境不自境，因心有境，未有心外之境，亦無境外之心，心境念念不能相離，雖不能相離，仍不出吾人第六識心之幻有，要知此心此境，若言有了不可得，若言無，歷歷明明，歷歷明明，則非無，了不可得，則非有，是以所觀一切法，非有非無，亦有亦無，能觀之心，亦非有非無，亦有亦無，如是觀照二邊，契於中道實相，如冰澄清，珠相自現，譬如吾人觀目前之書，是紙墨等所成，白紙黑字，編篇成冊，行行字字，點點劃劃，相合而成，是書者歷歷明明，了了可見，雖能見而無自性之體，因是書假紙墨等衆緣和合而成，衆緣和合所成之體，即無自性之體，修道人從此審諦無性之體入觀，觀一切事，一切法，一切境，一切心，無一不是假衆緣和合而有，其體本無自性。

心法了了、境法亦然、如此觀照、即能達於中道、名曰假觀、是也、三曰中道第一義諦觀、中道者、不偏不倚之謂也、觀心外無道、道外無心、離心無道、離道無心、道與心不一不異、遮照同時、無生住異滅、無見聞覺知、永離一切分別心、於一心中求中道、於道上悟中道、然道不遠人、即吾人現前一念也、若心外取法、即爲外道、要知吾人現前一念、不住過去已滅、未來未生、三際推窮了不可得、此了不可得、與能知了不可得之心、不外一念、此一念即是中道、但吾人不能忘其情執、不偏於有、即偏於空、有與空皆是病、出此入彼、舍一取一、未嘗暫離、因其未嘗暫離、不能與中道相印、况鈍根衆生、情執更深、觸境生相、更執名相、不能破、所以入道難上加難、修道人若能觀根塵識、皆從緣起、譬爾現前一念、即爲中道、萬事萬法、圓具其間、一毫一塵、森羅炳現、是時根根互徧、塵塵無別、猶之海印、况之澄潭、性德自心、包含廣大、萬象獨露、心境脫然、雖空空絕踪、而觀塵塵皆是、森森交羅、無一法當情、溪聲宛是長舌、山色本是眞身、眼觀一切色、

色色交羅、耳聞一切聲、聲聲該博、鼻嗅一切香、香香蒙薰、舌宣一切音、音音透徹、身觸一切覺、覺覺靈知、意緣一切法、法法圓融、行住坐臥、不離此處、向此一觀、二六時中、不離當處、湛然寂定、覓之了不可得、觀之了不可見、非造作所得、非名言可到、於不可得不可見處、當下一觀、乃悟一切法、即心自性、心境圓融、根塵混合、心念雙忘、了沒踪跡、洞然明白、至此無假無空無不中、名曰中道第一義諦觀也、以上三觀、名雖有三、實一心圓具、洞徹此理、即能豁破無明、無明破、能所雙絕、對待斯忘、絕忘俱非、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此爲修行綱要、實踐準繩也、本經以觀照般若爲宗者、即是一心三觀、觀一境三諦、明真宗而顯真體也、第三明宗竟、

第四辨用、本經以方便般若遣執、度苦爲用、方便即權智、菩薩以權巧方便度衆生、經中云、度一切苦厄、及能除一切苦、皆爲本經力用、凡夫外道、迷於中道實相、不知一心三觀、而有五蘊、十二入、十八界之我執、受三界內、分段生死

苦、聲聞緣覺有四諦十二因緣、偏空法執、雖度分段生死苦、而受三界外變易生死苦、權乘菩薩、有六度幻有之法執、同受三界外變易生死苦、今爲普度衆生、以一心三觀、破凡夫外道我執、二乘一切法執、使之忘情蕩執、以契無生至理、俾三苦八苦、無量諸苦、眞實度脫、同登彼岸、又文字般若爲用者、因文字從實相中流出、仍依文起觀、觀文字性空、契於中道實相、而得力用、不但一切經論、可以豁然貫通、即治世語言、一切一切、皆從此悟得、爲本經返觀實相大力用也、第四辨用竟、

第五判教 本經以大乘熟酥爲教相、教者、聖人被下之言、曰教、相者、五時八教之象、曰相、佛自十九出家、三十成道、終至八十鶴林涅槃、其中說法四十九年、有三百餘法會、分爲五時、一、說華嚴經、名曰華嚴時、如乳、於化儀四教中、爲頓教、爲秘密教、不定教、(化儀四教如世藥方)於化法四教中、爲別圓二教、(化法四教如辨藥味)二、說增一阿含經、長阿含經、雜阿含經、及其他小乘經、

名曰阿含時、加從乳爲酪、於化儀中爲漸初教、於化法中爲藏教、三說維摩思益等經、名方等時、如酪爲生酥、於化儀中爲漸中、秘密不定教、於化法中爲通教、並談藏別圓三教、四、說八部般若經、名曰般若時、如生酥爲熟酥、於化儀中爲漸末、秘密不定教、於化法中爲圓教、帶說通別二教、不說藏教、五、說法華經、涅槃經、名曰法華涅槃同時、如熟酥爲醍醐、於化儀中爲非頓、非漸、非秘密、非不定、於化法中爲純圓教、本經在第四時、融通諸法、淘汰情執、爲大乘菩薩法、是不共般若法、非三乘共同所學、共般若法、故爲大乘熟酥、前一時爲大機人說、後二時爲小機人說、至第四時、慕大轉盛、心漸通泰、如生酥變熟酥也、略說五重玄義竟、

唐三藏玄裝譯

唐是隋代以後國號、開國皇帝、姓李、名淵、字叔德、仕隋、受恭帝禪而有天下、建

都長安三藏者，經藏、律藏、論藏也。經藏是記錄釋迦佛所說之法，律藏是佛教禁令規則和解釋經書、論藏是佛和弟子講論教義記錄，所謂戒定慧三無漏學也。法師者，通達三藏教法，自己依法修行得利益，復令人依法修行得實在受用，堪作人天師範，名曰三藏法師。法師名禕，諱玄裝，姓陳，漢太邱陳仲弓後裔，爲河南洛州偃師人，幼年窮困，非常年十五歲，博覽經論，大業末出家，與兄長捷法師，住長安莊嚴寺。道基法師弟子，嘗對人說翻譯經典，多有訛誤，僉號英雄，因有西求聖典志願，先學諸番文字語言，年二十九歲時，遂思斷然獨往，詣闕表陳，有司不爲通引，頓跡京輦，廣就諸番，徧學書語，適貞觀三年，京師有災，勅諸道俗，隨豐四出，同商人往西域，至罽賓國，道多虎豹，危險不能通過，無計可施，閉門而坐，至曉開門，見一老僧，頭丐瘡，身體膿血，據床獨坐，不知由來，裝師乃禮拜懇求，僧即口授心經一卷，令誦，遂得山川平易，虎豹怪物潛踪，既至印土，戒日王爲設論座，一十八國未有抗衡，徧遊五印度，取梵本六百餘

部、尤精相宗、貞觀十九年、歸還京師、勅住宏福寺、及玉華宮、翻譯經藏、凡七十部、一千三百三十卷、麟德元年、二月五日圓寂、年六十五歲、葬於白鹿原、士女送葬者數萬人、本經凡有五譯、一姚秦鳩摩羅什譯、名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明咒經、二唐玄奘譯、即今本是、三唐般若利言譯、名與今本同、四宋法月譯、名普徧藏般若波羅密多經、五宋施護譯、名佛說聖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、是也、日本通行羅什譯本、我國傳誦皆崇裝本、大凡一切經典、皆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、三大段、首有如是我聞等、以證所說法門、及說法人、說法處、說法時、聞法人衆、五事信據、名曰序分、又名經前序、終有信受奉行、證明該經流通於後世、人人信仰領受、依法修行、名曰流通分、按利言法月施護三譯本、具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、彼言佛在靈鷲山、與千二百五十人、並諸菩薩等俱、時佛入甚深光明、宣說正法三昧、聞者無從、故尊者舍利弗、啓問觀自在菩薩言、若有人欲修甚深般若法門者、云何修學、菩薩乃承佛威神、爲說此經、以明般若部中精

要之義，宋本又云、觀自在菩薩、說此經畢、佛從三昧起、讚言善哉善哉、如汝所說、今本從簡、不說序分流通分、惟說正宗分、又名正分、正爲本經之所說也、唐靖邁法藏二疏、謂此經既從般若會中流出、取其精要、故從略、大品般若經中、有一段與今本同、龍樹菩薩有註釋、需者檢閱可耳、

觀自在菩薩

觀字、通常作看字講、看字、是狹意的、限於眼根一方、此處是廣汎的、不限於眼根、六根互相作用、六根由於心中變化作用、所以作觀照審察講、自字、作自己講、在字、作住在講、菩薩、是梵語菩提薩埵略稱、華云、菩薩、菩提作覺字講、薩埵作有情講、就是覺有情、又作道心衆生講、觀自在菩薩、合作一句講、觀照自己的心、不爲世出世間、一切事事物物所動、常常住在心裏、覺有情大菩薩、夫人心往往不能常住在自己腔子裏、所以心猿意馬、胡思亂想、東想西想、造作種

種壞事來，自討苦惱，譬如眼見色，心就隨逐色塵的境界流轉，分別思量青黃赤白好壞，就執著色塵是實在有的，不肯放下，耳聞聲，心就隨逐聲塵的境界流轉，思量分別，粗細高低好壞，就執著聲塵是實在有的，不肯放下，鼻嗅香，舌嘗味，身受觸，意著法，心中隨逐各塵的境界流轉，就執著各塵的境界，都是實在有的，不肯放下，心跟了執著色聲香味觸法的妄想，戀戀不捨，在妄想裏邊想來想去，一時一刻不停留，連夜裏夢寐時，都是七顛八倒，未有休息，迷於外物，把自己真心遮蔽住，自己不能作主，不能作主，心中就不能自在，甚至自己身子都忘却了，爲何忘却自己身子呢，就是六根對六塵時，心中想來想去，如海水波浪樣，忽高忽下，一浪接一浪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翻騰不了，心中如此念念不斷，作主不得，爲外來色聲香味觸法，各種境界牽纏住，把心引誘出去，造作種種罪業，因業受報，因報受苦，終至墮落三途惡道裏去，這種苦惱，不是言語所能講的，這不是忘却自己身子嗎？三藏云，觀有不住有，觀空不住空，

聞名不惑於名、見相不隨於相、心不能動、境不能隨、動隨不能亂其真、可謂無礙智慧、即是觀自在、但是修般若妙法的人、能時時刻刻觀照審察、事事物物一切真理、心不爲動、常常住在心裏、能觀照的、是能觀之智、所觀的事事物物真理、是所觀之境、智與境通、未有障礙、乾乾淨淨、如同虛空、不染一物、六根對六塵時、就不爲境界所轉、不爲外物所迷、觀照色塵是空、眼根自在、觀照聲塵是空、耳根自在、觀照香味觸法諸塵是空、鼻舌身意諸根都自在、心中也是自在、不動、無有一法可得、遠離罣礙相、遠離生死相、遠離煩惱相、乃至有無戲論、一切顛倒、及涅槃等相、絲毫渣滓不存在、如海中之水、風平浪靜、澄清不渾濁、連海底下的水草等物、都看得明明白白的、心中也是這樣、乾乾淨淨、真心顯露出來、真心既現、無一處而不自在、故曰觀自在、稱爲菩薩的、觀照一切相、都是從心中生出來、本來未有自體、一切法、都是從因緣和合而生、本來未有實性、未有體、未有性、都是幻化而有、並且能觀照自己色身和他人的色身、都是

空無一物，觀照自己真心，和他人的真心，也是空無一物，以及一切法，一切境，都是空，身空心空境也空，還有什麼苦惱呢？未有苦惱，就是自在，自己得自在，無礙，又能叫人得自在無礙，所以稱爲觀自在菩薩。但是菩薩有大乘二乘的分別，這觀自在，是大乘菩薩，與十地前二乘菩薩，觀照不同，因一切菩薩修行，至初地位次，煩惱障滅盡，至四地位次，人空法空，心與境合，以智上求佛道，以悲下化衆生，智悲齊運，自他均得自在，有悲常住涅槃，不滯於空，有智常處生死，不惑於煩惱，夫不爲涅槃煩惱二法所拘，心泯境滅，與道相通，通就未有障礙，解脫自在，一自在一切自在，能得一切自在的人，都是登地以上大士，修行甚深般若法門的人，觀照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僅有名字音聲，一切性相，都是遍計所執的幻化妄想，空無實體，心有主宰，不爲諸法所轉，真心常常住在，所以說觀自在菩薩，是指大乘菩薩也，或云觀自在菩薩，即觀世音菩薩，要知名曰觀世音的，有兩種道理，一以因中自利說，能觀所觀，圓融無礙，六根互用，照

徹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但有音聲名字，從耳根返觀自性，空無實體，得三摩地，不隨諸法所轉，二以果中利人說，世間苦惱衆生，遇有災難時，一心稱名，念觀世音菩薩，菩薩即時觀聽他的音聲，叫衆生得到解脫自在，所以名爲觀世音，若是觀自在菩薩，指觀世音菩薩一人而說，是狹義的，此處觀自在菩薩，是廣汎普遍的，大凡修行人，照徹能觀之智，所觀之境，能所雙忘，智與境合，得解脫自在無礙的，又能叫人得自在無礙的，就是觀自在菩薩，並不是專指觀世音菩薩一人而說，這句是序說修行能觀的人，是也。

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

行字，作功行講，深字，是說修行功夫做到極深極久的境界，不是淺近短時間，能修到的，般若有三種分別，前已說過，再從淺顯明白的講，一實相般若，凡遇到一切事事物物的境界，都知道是心外的影子，同虛空一樣，未有實體，雖知

道空無實體，還有知道空的念頭存在，實相是說知道空的念頭也是空幻化妄想而有，因為所做的一切事，都由心中有而有的，心中滅一切事也滅了，毘舍浮佛云，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，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，這是證明實相般若的真諦，所謂實相者，無相不相也，二觀照般若，凡遇著事事物物，形形色色，一切的境界，能時時刻刻，觀照審察，自己的心在不在腔子裏，若是能不為外面一切境界迷惑，引誘出去，打破迷惑，顯現自性，就是觀照般若，古人云，不怕念頭起，就怕不覺，或覺時遲，這就是說觀照的意思，三文字般若，又名方便般若，夫一切事事物物真理，未有名字，未有形相，不是言語能形容的，必須依文字解釋意義，由意義得到真理，漸次得到意解俱忘，知道文字性空，雖知道文字性空，而不能離開文字，又不能全依文字，故名文字般若，現前有形有色的，一切事事物物，不是文字能形容的，而以文字為方便，由文字意義而得真理，故名方便般若，時字是說修不共般若法時候，般若法

門、有共般若、不共般若兩種。修共般若法門，是菩薩共同三乘人修行般若法。這法門功行淺，只能人空，不能法空，或人法都空，不能空其所空，三惑不能破。二邊生死不能了，是也。不共般若法門，是菩薩不共三乘人修行般若法門。這法門是人空法空，空亦是空，故曰行深般若時，就是說大士修行，甚深微妙，不共般若法門時，度脫生死此岸，達到不生不滅彼岸。若依修行功夫，一步一步講，是起初發心，觀照審察，自己的心常在不在，不要爲外面一切境界引誘出去，心要常常住在腔子裏，隨時隨事，緊緊守住，不要讓他爲愛根種子，妄想情慮，無明習氣所轉。因吾人自無量劫來，就是習氣堅固，我愛根深，都在身心世界，妄想影子裏作生活。今發心修行，知道不是心外別有可修的，就是隨順自心，掃除妄想習氣影子，破除執著，抱定正念，不讓他有一念妄想，口念心憶，專住佛境，眼所看的，無一不是佛色，耳所聞的，無一不是佛聲，以及色身所對的，無一不是佛境。這樣用力，不得間斷，三日一寒，五日一暴，不得操之過急，急就

招魔，不得行之過疲，疲就懈怠放逸，不得猶豫不決，猶豫就今日學此，明日學彼，不得怕不悟，怕不玄妙，又怕未有神通感應，這些都是妄想邪念，能障蔽真心，不能得真實受用，務須掃除乾乾淨淨，妄想一歇，就見真心，這是勉強淺近功夫，進一步，覺得自心常常住在，可以不要用念頭來勉強守住，能自然的，不爲外面境界所轉，功夫到這境界，知道妄想攀緣影子，都是真心塵垢，了然有種種境界，就有種種的心，因有種種的心，所以不是入於真，就是入於假，不是執著空，就是執著有，不是迷於性，就是迷於相，不是偏於事，就是偏於理，出彼入此，都不能出乎能知所知二障，知道能知所知，即空即假，非空非假，即有即無，非有非無，功夫做到這境界，比前已深一步，但是能空境，未能空心，再進一步，掃除妄情，觀照現前身心世界，一眼看透，全是自心所現，浮光幻影，如鏡中像，如水中月，觀一切音聲，如風過樹，觀一切境界，似雲浮空，都是幻化不實在的，不但外面境界如此，就是心內妄情，一切愛根種子，習氣煩惱，都是幻化不

實在的、這樣觀照、凡生一念、決定看他一個下落、不得輕易放過、不得被他瞞味、如此做得純熟、就覺得不要勉強守住的念頭也空了、心也空、境也空、心境兩忘、古人云、學道之人不識真、只爲從前認識神、無量劫來生死本、癡人認作本來人、修道人於這一關、最要看透、但是這境界、仍要拋棄、因爲不能空其所空、少不得要這樣發心作一番、再進一步、就是能空的心、所空的境界、能空所空的空字都空了、因爲工夫純熟極深時、外境不能入、而心內煩惱、無狀橫起、或慾念橫發、或心生煩惱、或生種種障礙、以至心疲力倦、無可奈何、要知道這是入識田中、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、今日被工夫逼急、都現出來、此處最要識得破、看得透、不得被他籠罩、不得隨他搬弄、不得當作實事、只要奮發精神、勇猛不退、魔來也軒、佛來也軒、提起正念、就在這個念頭起處、一直追將下去、我這裏本無此事、他向何處來、畢竟是甚麼、定要追個下落、如此著力、一念拶破、寸絲不留、掃踪滅跡、一切妄念脫謝、如空花落影、經過這一番、就能內無所

得外無所求，心不繫道，亦不結業，無念無作，無修無證，經云：諸妄消亡，不真何待？是也。這時見著真實自心，證到實相般若，發生妙智妙慧，度生死此岸，達到不生不滅彼岸矣。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一句經文，是說大士修行不共般若妙法，功夫極深，了脫生死此岸，達到不生不滅彼岸的時候，內中包括這四步功夫說的，若是修行不能得到這種境界，不能知其所以，不能了生死，所以修行人要實實在在，依法修行，時時刻刻，觀照審察自己的心，常在不在，這句是說修行的法門。

照見五蘊皆空

照見五蘊皆空句，是說修行般若法門境界，在唐靖邁疏及窺基幽贊書中，五蘊下有等字，餘本未有，照字作慧字講，又作明字講，見字作看字講，如黑暗地方，看見燈光，黑暗破除，就有光明，比喻衆生得了妙智妙慧，無明消滅，顯現妙

明、夫修般若法門、功行既深、斷除見思惑黑暗、發生妙智妙慧、看見諸法、都是虛假不實在、五蘊、是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、蘊字、作含藏講、又作積聚講、又作遮蓋講、衆生含藏過去業識種子、造成未來善惡差別果報、又衆生積聚色受想行識、成就色身、又衆生因有五蘊、遮蓋本來真心、生一切妄想、積聚不散、造作種種壞事、又名五陰、陰字、作覆字講、衆生因有五蘊、陰覆本來真心、又名五衆、衆字、作多字講、衆生因有五蘊、聚積衆多因緣和合而生、色字、是有形有相物質、阻障礙意義、如地水火風四大、堅溼煖動種種性、名曰色、廣大的講、不但是眼根看見叫做色、就是耳根聽到聲塵、鼻根聞到香塵、舌根覺到味塵、身根感到觸塵、意根知到法塵、以及種種物質、能阻塞不通的、都叫做色、又如山河大地、宮殿房舍、花草樹木、九法界根身器世界、一切有形相的、都叫做色、並不是男女的色相、青黃赤白的彩色、所能包括的、簡略的講、吾人的血肉色身、就是色、受字、作領納講、因前五識、能領納種種境界、領納好境界、心中快樂

歡喜、是樂受、領納不好境界、身心逼迫、痛苦、煩惱是苦受、領納不苦不樂境界、是中受容、俱舍論說、五根中五識、能領納五塵現前境界、叫做受蘊、想字、作思想講、六根感觸種種境界、心中思想種種相貌形狀、叫做想蘊、行字、作行爲講、又作遷流不定講、吾人心中念念遷流不定、造作有爲法因緣、如識的相應行五十一法、又名心所法、除去受想二蘊、力量強大、另樹立二蘊外、餘四十九法、同不相應行二十四法、共七十三法、都是遷流不定、造作種種變化的行爲、在百法門中、佔七十三法、都是行、俱舍論說、第七識常常審察思量、念念遷移、流動不停止、行蘊是也、識字、作分別講、又爲八識心王總名、分開說有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、又名含藏識、煖識、大凡我們人的行走、坐臥、穿衣、吃飯、以及一切壞事、一切好事、都是第七識了然分別、指使變化、作用、時時不定的、若指行走、坐臥、種種事情是我做的、試看我們人欲死未死、呼吸氣未斷時、六根四大都存在、不少一件、何以有眼不能看見、有耳不能聽到、

以及鼻舌身都不能自然的動作，由此看來可以知道，人的諸根作用，都是七八兩識，指使叫他，不是六根自己能作用的，但是經中說明六識，未說七八兩識，因七八兩識，行相極其微細，不容易了解，未有聖人妙智，不能了然明白，所以經中說前六識實體，令我們容易明白識的道理，皆空，作都是真空實相講，不但是凡夫外道，不執著五蘊實體，一一都空，就是二乘聖賢，有真空可以證到，也都是空，故曰皆空，夫衆生都是積聚五蘊，成就色身，各各由過去無明業識爲因，感招未來善惡果報差別，是以說衆生都由於五蘊而有，五蘊由於心中不能空，執著爲實在有的，因執著有五蘊，就生了有我的妄想，因有我的妄想，就對於一切事事物物，有計較心，因計較心，生喜愛憎惡心，由愛惡招了少煩惱，領受許多苦惱，但是不論甚麼人都犯著執著的病，由於不能明了五蘊，是由我生出來的，並且連我都不知道，甚麼是我，我是誰，假使問他甚麼是我，一定指這身體爲我，因身體是有形有相，可以看見，這就是因執著色蘊，就

生了我的妄想，所以指身體爲我，不知身體有全部一部分別，若指一部爲我，是各部都有我，合起來有多少我呢？若指全部形狀爲我，這形狀由小至大，由大至老，時時改變的，指現前不改變爲我，未來改變不是我了，指未來改變爲我，現前不改變不是我了，若是都指著爲我，究竟我有多少呢？由這道理觀照審察去，就知道我是未有一定的，我既未有一定，何以執著現前身體爲我呢？這樣觀照審察，就破除執著色蘊爲我的妄心，既知道色蘊是空，虛假不實在，就是照見色蘊是空，但是色蘊看破，其餘四蘊，仍執著爲有，還是不能空，譬如上文說的形相不是我，假使二六時中，遇到境界，有苦有樂，有順有逆，都是我一人領納，他人不能代受，這領納的我，是實在有的，未有我何以能領納，如指這領納的受蘊爲真我，但是我所領納的境界，忽順忽逆，忽苦忽樂，不能一定，所領納境界既不實在，能領納境界的我，也隨著境界改變，不實在了，這個我何以是真我呢？況且在未領納境界以前，同領納境界以後，我又在甚麼地方，

能觀照審察這種道理，就知道我是假立，未有實在，就能破除執著受蘊爲我的妄心，不執著受蘊爲我，就是照見受蘊是空，或以爲這受蘊不實在，是虛假的，不是真我，但是這種道理，由我心裏思想來的，這想蘊一定是實在有的，就執著想蘊爲真我，要知這思想，一時一刻不肯停留，種種事情，種種境界，未有一種不是不由思想而生，纓絡經云，人的思想，頃刻之間，九百生滅，若是執著想蘊爲我，是有多少思想，就有多少我了，不然那個思想是我呢，況且未生思想以前，同思想滅了以後，我在甚麼地方，能觀照審察這種道理，就破除執著想蘊爲我的妄心，不執著想蘊爲我，就是照見想蘊是空，或以爲這想蘊不能執著爲我，但是現前的種種行爲動作，都是由我發生作用，就執著行蘊爲真我，要知這行爲動作，有種種改變，不能一樣，譬如今天做好事，明天做壞事，未有一定，隨逐境界時，時變化，行爲動作，既由我作用出來，我有一個，未有兩個，何以有好壞不同呢，這不同一定不是我，如執著爲我，那個是真我呢，若以爲

好的是我，壞的不是我，壞的是我，好的不是我，好壞都是我，我有兩個，再者二六時中，行爲變化很多，我也很多，況且未有發生作用以前，同作用以後，我又在甚麼地方，能觀照審察這種道理，就知這行爲動作，未有一定，既未有一定，我也不實在，執著行蘊爲我的妄心，就破除，自然不執著行蘊爲我了，不執著行蘊爲我，就是照見行蘊是空，或以爲色受想行四蘊，都不是真我，但是了然分別的識蘊，是由我生出來，如果未有我，何以能了然分別，就執著識蘊爲真我，要知這識蘊，是常常繼續，永久不斷絕，不但是遇到外面境界，發生了然分別功用，就是未有外面境界，也有了然分別功用，譬如想未來，想過去，以及現前種種事情，常常追隨不斷，隨時隨地，都有一種念頭，念念不忘，一念追一念，不停止間斷的，以及時時刻刻，想衣食謀自身飽暖，想聚積銀錢，作自身消費，或者放縱嗜慾，快自身慾望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由識蘊發生出來，若執著識蘊爲我，究竟那一種是真我，能觀照審察這種道理，就知這識蘊，如水中波浪，幻

化不實在、虛假不真實、既知道幻化不實在、何以執著爲我呢、執著識蘊爲我的妄心就破除、不執著識蘊爲我、就是照見識蘊是空、以上五蘊、都能觀照審察、是幻化不實在、就是照見五蘊是空、所以凡夫衆生、執著爲我、是由於五蘊不空而有、五蘊何以不空、由於心中不能覺悟、觀照審察、任運一切妄想、聚積不散、遮蓋本來清淨真心、迷感情執、知見妄想、不能分別虛假真實、若是修行般若法的人、用功修行、到極深時、得到妙智妙慧、清淨真心顯現、自然能照、心中能照、就能觀照審察、能觀照審察、五蘊自然都空、經云照見五蘊都是空、空不實在的、既知五蘊幻化不實在、何以能牽引我們的真心、譬知明鏡照物、各物件形相、都在鏡中顯現出來、但是任其自來自去、未在貪戀分別、絲毫不存留一點踪跡、夫修道人、功行既深、心同明鏡、也是空空洞洞、對於一切事物、任其隨來隨去、不生貪戀、執著的妄念、亦未有情見妄想、所以事事物物、不放在心內、一過便了、都是與我不相干涉、一一都空、以及二乘聖賢、修般若

妙法、觀照審察、執著五蘊性相因果、以爲有法可以修、有真空可以證到、也未有一種不空、故曰皆空、這是照見五蘊皆空意義、或者以爲佛法是空、一切都消滅、消極厭世的、是外道斷滅空、不是佛法真諦、經中所說空字、不是凡夫外道斷滅空、又不是二乘偏空、乃是一空一切空、圓融真空、空中有、有中、空、不是修行甚深般若妙行、一心三觀妙觀的人、不能觀照審察的、就是修行般若法門的人、不能得人空法空、空其所空、不能明了五蘊真空實相的道理、如同飲水、冷煖自知、不是他人能知的、所以說照見五蘊皆空、是修行般若法門境界、欲修道人、破除執著有與空的情見、空也是空、文略意深、當熟蘊之。

度一切苦厄

度字、作度脫遠離講、一切、作包括所有講、衆生、由生而死、不知受多少生死苦惱、生死苦惱、如入在大海中、飄飄盪盪、未有一定、未有了時、無量無邊、難能說

盡、所以總說一切也。苦厄是逼迫身心，苦惱災厄意思。苦厄是由生死中而得，生死是從結聚五蘊而有，所以不能觀照五蘊，虛假不實在，就受許多痛苦煩惱。經中說苦有三苦、四苦、八苦、十苦、一百一十苦、無量諸苦，種種分別，意思很多。三言兩語講不盡，總而言之，凡夫衆生，不論富貴貧賤，智慧愚痴，男女老幼，都不能離開三苦同入苦，因一切苦惱，都由三苦入苦而生出來。三苦者，一苦苦，生在三界，已是苦惱，生在欲界，更加若惱，欲界中人，對於慾望，無有厭時，層層疊疊，互相繼續不斷，有加無已，如同波浪，一浪催一浪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未有了時，人心慾望，也是未有斷絕，心中有慾望，已是苦惱，若是欲之不得，不能遂心，就是苦中之苦，換句話說，凡夫衆生，生在五濁惡世中，已是苦惱，再遇到環境，種種逼迫身心，不能擺脫，心中不能自在安樂，不知是苦，還在苦中追求，無有已時，就是苦中之苦，二壞苦，生在色界十八重天，却是快樂，但有風災水災火災，三災到時，仍是敗壞，不能安樂自在，所謂樂極生悲，名曰壞苦，換句

話說，世人不明瞭，自己本來固有清淨光明真心，反誤認妄想攀緣影子、血肉肉團心爲心，一味執著血肉色身，以爲是真我，處處爲我設想，千巧百計，想作千年大業，事事爲我圖謀，奸詐欺騙，以爲萬年不壞，因之造作種種壞事，念念不停留，天天積聚，月月累存，從生至死，無一不是造罪，無一不是作業，無一不是苦惱，不能覺悟色身，是假借四大和合而成，都是幻化，一切事如同做夢，如同影形一樣，不能長久，念念無常，不要等到命終，萬事就變化敗壞，謂之壞苦。三行苦，無色界四重天，是不苦不樂，時時變化不常久，成往壞空，互相循環，輪流廻轉，無有止時，不能常久住在，就是所說不能長久享受，換句話說，凡夫衆生，誤認色身，以爲是實在有的，常久不壞，永久不變化，心中因有我就爲外物所迷，因迷造作壞事，放縱身心，都是爲我自己謀利益，爲我個人作打算，種種安排調養，都從享受好處去做，不知這色身，是虛假不實在的，色身是生老病死，四相變化的體，一切幻化境界，都是心中變化作用，離心未有境界可得，譬

如鏡中照像、離開鏡子未有像可見、心中念念不停想相、一時一刻不能止住、一切境界、隨心中妄想改變、境界是不能永久存在、念頭也不能長久存在、如心中想念佛、就現出念佛境界、心中想看戲、就現出看戲境界、這種種行動、變化無已、故曰行苦、總名曰三苦、四苦者、一生苦、生苦共有五種、一受胎、名曰識神、俗語靈魂、依母結胎、住在母腹中、非常狹窄不舒服、臭氣非常難聞、二種子、識神依附父母和合、結成種子、隨母親氣息出入、不能自在、母呼一口氣、覺得通快、屏一口氣、覺得非常鬱悶不舒服、三增長、在母腹中十個月、熱氣薰蒸、如火湯一般、身形漸漸長成、地方越覺狹窄、爲母親生臟熟臟夾住、如同牢獄、不能自在、四出胎、初生時、皮膚柔嫩、遇有冷風熱風吹身、以及衣服等觸著身體、如同觸刺痛苦、所以小兒出胎墮地、哇哇大哭一聲、五種類、人類有富貴貧賤、相貌有好醜全缺、智慧有愚癡聰明、相貌美好完全、有人愛惜、不好醜陋、受人厭惡、心中時時不能安樂、以上五種、總名生苦、吾人得到命根後、即是一切苦

惱歸宿、因身從業生、業從心造、心由境有、因境造業、因業受身、因身受苦、苦惱隨業感招領受、總名生苦是也、二老苦、分兩種、一從增長所得、由小至大、由大至老、氣力衰敗、一切行動不能自由、二從敗壞所得、年幼強盛時期已過、顯現衰敗形相、精神減少、血氣衰弱、六根不爲所用、四大不爲所使、壽命將盡、漸漸敗壞、名曰老苦、三病苦、分兩種、一身病、佛經說、人身是四大所成、四大不能調和、發生許多病痛、譬如地大不調、全身沉重、不能動轉、水大不調、全身膨腫、不能行走、火大不調、全身發熱發寒、不能自主、風大不調、全身僵硬、不能自由行動、都是四大不調、病苦、還有風寒暑溼、傷寒等症、或疥癩瘡疔、膿血迸流、痛苦不堪、甚至眼瞎、耳聾、口啞、手足殘缺、種種病痛、都從業力感招所有、二心病、心中牽掣、紀念、憂愁、悲傷、或爲環境刺激、心中煩悶、都能生病、總名病苦、四死苦、又分兩種、一病死、是因生病而死、壽命將盡、無常到來、八苦交煎、翻騰不已、諸根敗壞、風火摧殘而死、二外遇惡緣、或遇橫災凶禍、或遇水火盜賊、或遭毒害

刑難而死，無論是病是外緣，無常到來，命根斷絕時，四大分張，如同生龜脫壳，活蟹落湯，神識痛極，非常難過，種種不安，以至死後，隨生前業力感招，在餓鬼地獄畜生，三途中受果報，苦惱更說不盡，名曰死苦。以上四種名曰四苦，再加四種苦惱，名曰八苦。五愛別離苦，我所親愛人，要長在一處，不要離開，偏偏不能，反要分開遠離，心中不得安樂自在，生種種煩惱痛苦，六怨憎會苦，我所怨恨厭惡人，不願在眼面前，免得生氣煩惱，偏偏常常會見，不能分開，心中悶悶不悅，生多少煩惱，七求不得苦，對於世間，一切事事物物，心中歡喜，想爲我有，不能順心求到，生種種煩惱，心中不能安樂，八五陰熾盛苦，五陰，即五蘊，色受想行識也，衆生不知五蘊，皆是因緣和合而生，因緣別離而滅，了無主宰，實我可得，反於五蘊之中，起惑造業，如火熾然，不能止息，此一是招苦之因，前七是招苦之果，衆生苦惱，不出八種之外，以上八種苦惱，除生苦死苦外，餘六種都是衆生常常有的，至於生苦，吾人雖是受過，日子長久，不能記憶，死苦爲吾人

眼中常常看見他人死時，就想到臨終時，痛苦難當，再回憶經中叙說八種苦惱情形，種種苦惱滋味，真真可怕，不要說受八種苦惱，領受一種，也是受不了，但是衆生偏偏完全享受，還不以為苦，是何道理，要明白這種道理，先要了然五蘊至理，因八種苦惱，是由五蘊結成，要了然五蘊結成道理，先要了然五蘊中識蘊道理，色受想行四蘊，都由識蘊中發生出來，俱舍論云，八識了別諸識性境者，識蘊也，前四蘊屬色法，由一法開為色受想行四法，總名色法，識為心法，佛說法教化衆生，因衆生的迷病而說，如衆生迷於色法，輕迷於心法，重者，即略談色法，詳說心法，名為五蘊合色開心法門，以對治衆生病根，夫四生三界衆生，都是積聚色受想行識五蘊，成就色身，由過去無明業識種子，感招未來色身果報，是知色身為領受業報之主，如同草木種子，落在地中，即為明年發芽種子，發芽長成後，開花結果，又變為未來種子，如此循環，未有了時，永久不斷絕，即是佛說輪迴道理，所以說衆生由現世執著有五蘊，而招未來生。

死苦厄若能了達五蘊都是虛假幻化妄想，心中一切污垢，由幻化妄想而有，即能掃除妄想，妄想掃除，即一念不生，心中自然清淨，心中清淨，智慧生，無明滅，復能觀照色蘊如同聚沫，觀照受蘊如水上漚，觀照想蘊如春時燄，觀照行蘊如同芭蕉，觀照識蘊如夢如幻，於實相真理中，觀照其體其性，皆不可得，人空是也，再修般若妙法，觀照一切法都是空不實在，返觀自身本來未有，由衆緣和合而有，返觀自心本來清淨不住，因幻化境界而住，身心都是幻化不實，衆緣和合而有，非真空而何，能證到真空境界，苦厄何處招集，未有地方招集，苦惱就度脫遠離，再進一步，分段變易，二種生死苦因，也能度脫，自然證到菩提涅槃，得究竟樂果，所謂度脫遠離一切苦厄是也，這句說修行究竟利益，譬如暴風擊水成漚，是漚不是水，漚散爲水是水不是漚，漚喻衆生，水喻佛性，擊真成妄，執爲實有，名曰衆生，返妄歸真，觀照一切都空，名曰佛，到佛地位有何苦惱，苦惱未有，何要度脫，所以修行甚深般若妙法的人，了達人空法空，空也。

是空，方能照見五蘊皆空，自利利人，度脫一切苦厄，由觀自在，到度一切苦厄，是序說修行的人，修行般若妙法，及修行的境界，修行究竟利益，又名序分，下文廣釋般若法真諦。

舍利子

舍利子，又名舍利弗，又名身子，又名鶯子，華云春鶯，又云鶯鶯，又云鸚鵡，都是鳥名，因名字很多，所以不翻，仍用梵音，這個鳥極聰明，聲音頂好，一切鳥都不如他，就以鳥聰明，比人聰明，所以用鳥爲名，梵文叫舍利弗，怛羅，弗，怛羅，三個字，中國翻做子字，經中說舍利子，就是舍利弗，怛羅，中國文字是要簡單的，就稱舍利子，舍利子，是釋迦佛十大弟子之一，舍利子母親，非常聰明，智慧很大，口才頂好，能說能辯，都說他像舍利鳥一樣，就稱他爲舍利，舍利生下兒子，又是非常聰明，就用他母親名字稱他，加一個子字，以作母子分別，舍利子，在佛

的衆弟子中，智慧最大，所以在講般若法會中，舉他爲上首，這部般若經，講大乘般若法門真諦，修道人，能依般若法門修行，就能度脫生死此岸，達到涅槃彼岸，但是般若法門，是大乘真空妙理，最深最上，不是具足大智大慧的人，不能了然明白真空妙理，佛因舍利子，有大智大慧，特呼他的名字，告示他，般若法門的真空妙理，若是未有智慧的人，不但不能明白，真空妙理，對真空反要生疑問的。

色不異空

這句從上文說來，表明色蘊真空妙義，色是形色，就是吾人的色身，空是虛空，通達未有阻礙，空是未有自性，在五蘊中，先說色蘊，因衆生的心，不生就罷，介爾之心現前，就執著自己色身爲實在有的，這執著，是我執的根本，萬惡的種子，是最難打破的，也就是五蘊結聚的種子，若是色蘊打破，其餘四蘊，不破自

破了，夫色蘊本來是空，不是未有色叫做空，又不是觀照後纔空，又不是色滅了叫做空，乃是色蘊不異於真空，色與真空不一不二，如同水與波一樣，水變化時，水就是波，不變化時，波就是水，色是心中變化所現的心，心外別無實色，空也是心中所現，心外別無空境，若有見境的心，就有阻礙，礙就是色，如說色是實在有的，就與空不同，空中應當有色了，況且天地間一切事物物，沒有一樣不是色成就的，不但是人類，以及禽獸，根身器世界，草木宮室等，也是逃不出色的範圍，大凡一切有相的，都叫做色，要知道一切相，本來虛假，幻化不實在的相，就如同空中的花，如同夢中的境界，與空不一不二，本來沒有，並不是除掉世界上的事事物物，干干淨淨，一無所有，叫做真空，不過要曉得世界上，事事物物，無一不是兩相因緣和合，連續相對所成就的，是一種假相，並不是獨自能發現的，無奈凡夫迷昧真性，不知道這個色身，是假借四大和合而成的，自體就是空，本來未有，誤認色身，執著爲實在有的，以爲是永久不壞的。

身就是我，我就是身，身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因有我的執著，就起惑造業，違背真心，倒行逆施，未有一件壞事不作的，未有一種罪孽不造的，用盡心機，勾心鬥角，違背天良，希圖自己的享受，謀取自己的利益，作百年的大計，千秋的事業，殊不知，這個色身，虛假不實在，全是幻化等，不到命終，就要變化歸之於空了，所以佛說四大幻色，不異於真空的妙理，告舍利子說，色不異空，首先破除凡夫執著的根本，根本既破，餘執不破，自破了，這執著的道理，不易明白，就用譬喻來說明，凡夫因迷昧真空，而有幻色的執著，如同水之成冰，水因寒氣阻礙，凝結為冰，菩薩由修般若法門，明了真空妙理，知道幻色就是真空，如冰之為水，冰因熱氣融洽，而化為水，同是一理，水喻佛，冰喻凡夫，寒氣凝結，喻凡夫的執著，熱氣融洽，喻菩薩修般若法，破除幻色執著，不異於真空，凡夫不為幻色阻礙，就是化除執情，明了色與真空，不一不二，如同水為熱氣融洽，化為水一樣，若是不能化除幻色執情，色與空有異，如同水因寒氣凝結為冰一樣，

這是色不異空的道理。

空不異色

空不異色者，執著色爲實在有的，固然不好，執著空爲無的，也是不好，如外道修行人，不知道身由業力所成，業力由心中所造，因造業受罪孽，因罪孽感受人身苦果，所以受身償還果報的苦惱，今生領受過去的苦報，未來感受現生苦果，三世之中輪迴流轉，週而復始，未有休息，都是由於不了然三世因果報應的至理，以爲人死之後，清氣歸天，濁氣歸地，一靈真性，歸乎太虛空，惟求清心寡慾，專門修持苦行，持守牛戒狗戒，餓齋淡齋，呼吸日月精氣，煅煉精氣神，出三關，通玄竅，光出頂，等種種苦行，以爲這樣修行，就能了脫，果然這樣了脫，就做好事的人，未有功德，做壞事的人，能上天堂，不受果報了，殊不知輪迴果報，絲毫不爽的，諺云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做好事得福報，做壞事招集罪業受苦報，一定不可移至理，儒教孔子說，游魂爲變，故知鬼神情狀，這就是說死後

不能亡的、要償還果報至理、但是外道人不能以妙智妙慧觀照、以爲色滅了、就是空、一了便可百了、而落於外道豁達空的偏見、仍是不能了脫、又二乘聲聞緣覺羅漢、依照佛的法門修行、知道三世因果道理、知道執著色爲實在有的、是妄想、知見復能超出凡夫之外、入於聖人一流修行、證到阿羅漢果位、但是不知道三界是心中幻化而現、萬法是識情變化而有、生死亦是幻化、就執著三界的相爲實在有的、觀照三界、如同牢獄一般、厭惡生死、如同火燄一樣、以爲離開色、就是真空、一味獨自居住蘭若、關門閉戶、一人修行、或住深山裏邊、或在墳塚之中、或在大樹之下、或在水邊、離開一切相、以求自己解脫、不肯捨己救人、不生一念度人的心腸、不能了然執有固不是、執空亦復不是的道理、況且世間一切事事物物、都是心中相分、（相分者、如眼見黃花、心中就想相、黃花形相狀貌、名曰相分、）這種相分、是心中幻化而有、若是心中不去想相、就未有相分、一切境界、自然都空、那有各種形相可見呢、譬如心體是水、相

分是風，妄想是波浪，心中想相一切事事物物，就生了妄想，如同水上遇風，一切相分顯現，如同水因風起波浪，所以說種種分別，不出心中一念作用，心生時，一切相分都空，相分既空，心中未有妄想，心體自然顯露，就了然真空實相的道理，無奈人的妄想，念念不能停留，不能顯現自心本來是空，因吾人本有心性，全是真空實相，吾人妄想，全是幻化而有，真空不是空，幻有不是有，乃是空有平等，未有差別，這就是真空不異於幻色，佛告舍利子說，空不異色，就是破除外道執著實有的常見，二乘執空的偏見，夫般若法的真空，如同大圓鏡一樣，本來空空洞洞，未有一物，但是誰來誰現，不遺一物，可知一切幻色，如同鏡中的像，像是假，而鬚眉宛然，未有絲毫差別，鬚眉宛然而呼之不應，求之不得，若是了然像不離鏡，就能明白空不異色的道理。

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時

色即是空、菩薩已然了達真空不異於幻色、色性本來是空、不是色滅叫做空、不是未有色叫做空、又不是心滅叫做空、不是觀照後叫做空、不是析法所以空、乃是一切幻色、如同龜毛兔角、本來未有實體實性、色就是心、心外未有實色、空也是心、心外未有真空、並且了然色是色、空是空、執著色空二邊、都是我佛所不許的、因色與空是平等一如的、如同上文所講、水就是波浪、波浪就是水、明白波浪是水、何必定要滅除波浪、然後方見得水的本體、既明了水是波浪、自然不迷昧水的本體、除水以外、另有波浪可生的、這樣觀照、就了然色不異空的道理、能了然真空實相的道理、就未有稱揚讚歎可以歡喜的、毀謗損害可以忿怒的、又未有貨物財利可以貪圖的、未有貪瞋睡眠塵勞慾望、可以罣念的、這樣修行、凡夫的苦厄、可以度脫了、所以佛告舍利子說、色即是空的道理、空即是色、既明了色就是真空、若是心外有空可見、還是被空阻礙、如同雲外露月、雲自雲、而月自月的、仍然不是圓融中道、所以再講真空就是

色的道理，反復解釋，空不是自空，有色所以纔有空，色不是自色，有空所以纔有色，因色知道有空，因空知道有色，離空未有色，離色未有空，諸佛菩薩，有時說色，有時說空，在諸法實相中，無一是色，無一不是色，無一是空，無一不是空，色空平等，未有差別，因未有差別，所以念念度衆生，不見有衆生可以度的，心求佛，不見有佛果可以求的，像這樣返照觀察，就了然有形相可以看見的，當作實在，迷惑形相，執著不放，是執著的病，未有形相可以看見的，就以爲空，迷惑真空，執著不放，也是執著的病，明了執色執空兩邊，都是迷執的病，二乘的執情可以破除了，所以佛告舍利子說，空即是色，融通化除偏執情見，打破隔礙的心，譬如一人，兩目俱昧，在路獨自行走，道的兩旁邊，都有深坑，人不看見，或落道東，或落道西，正欲墮入坑時，不見正路，路逢一人，教避深坑，引他向中道行走，一切衆生，亦復如是，爲一切煩惱遮蔽慧目，心中妄念不已，執空執色，開說色不異空，就執空是實有，說空不異色，就執色是真有，說色即是空，還

執著空的心未除，說空即是色，還執著色的心未破，畢竟不知若色若空，都是由現前一念的心，隨緣幻化而現，這個色與空的形相，本來未有自體，如夜間夢，如水中泡，如燈下影，如草上露，未有實在法可以說的，因色的自性，本來是空，不是觀照後叫他空的，夫兩目俱昧，喻凡夫二乘慧眼未開，不看見中道，兩邊深坑，喻執著斷滅空，執著常久不壞，於色空二邊，常起有無惡知見等，是也，路逢一人，喻諸佛如來，教避深坑，喻遠離二邊惡知見，爲說菩提正路，是也，這樣返照觀想，可知空之與色，都是心中變化，既知道是心中變化，就了然心與境不一不二，心外未有境，境外未有心，離心未有境，離境未有心，所以大慈大悲菩薩，教化衆生，發菩提心，未有厭煩，未有疲倦，以色蘊一法，再四翻復究竟，心境根源以破除之，這就是空即是色的道理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，這句經文，既從上文說來，應說明五蘊的道理，先說色蘊的，因色蘊是五蘊的第一種，色蘊又是最難破除的，如色蘊一法，能破除執著，其餘四蘊，不破而自破了，既能

明白色蘊真空的道理，四蘊自然也都是真空，可以比類推想，自然明白了，所謂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脫，是也，所以告之曰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，意謂既明白色蘊是真空，餘四蘊也是真空，一個道理，因文字繁瑣，所以簡單包括的講，若依上文說來，應該說受不異空，空不異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想不異空，空不異想，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，行不異空，空不異行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，識不異空，空不異識，識即是空，空即是識，五蘊都能這樣觀照審察，就一切苦惱斷滅，佛果可以成就，彼岸可以達到了，唯在吾人一念觀照的心，這段是破除執情已完。

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

這段是破生滅垢淨增減未有分別的道理，舍利子名身子，母名舍利，因母得名，所以稱他爲舍利子，前文已講過，是諸法空相者，是字承上起下的意思，諸

法者，是不止一法，包括一切許多的法，如天地間形形色色，事事物物，一切一切，說不窮盡的，所以總說諸法，在這經文中，是指五蘊諸法，因一切法，都由於五蘊不空而生，天地間事事物物，與我接觸的，不能出乎五蘊之外，上文已說明，空相是真空實相，體同相都是真空，因上文說破除執情，又怕衆生執迷五蘊一切法的真空實相，以爲是觀照後空，不是本來真空，所以佛呼舍利子，告舍利子說，真空實相法性的道理，夫五蘊諸法，當體就是真空實相，不是觀照後空，如五蘊能空，一切苦厄，自然度脫，衆生有一切苦厄的，由於五蘊不空，五蘊不空，由於一心妄動，一心妄動，由於一念不覺，一念不覺，由於衆生執情知見，失去般若妙法真空實相的道理，既不明瞭般若妙法，就不能達到人空法空，人法不空，就有諸法形相可以看見，有諸法形相看見，就是執情妄想知見，心中有妄想知見，真心不能住在，經中首句，觀自在菩薩，就是教人觀察自己真心方法，也就是打破五蘊的方法，五蘊本是不實在的，上文已說過，五蘊既

不實在，何以要破他，所說破的，乃是看空的意思，並不是把實在的，硬要看他是空，因為五蘊本來是空，人都被他瞞昧過去，認假爲真，上文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道理，就是教人看清認明白，不要被他的朦蔽過去，既知道五蘊是真空，隨五蘊所生的一切諸法，自然也是真空，所以說是諸法空相，一切諸法，都是真空實相，是也，不生不滅者，吾人真心本是常住不動，忽而發生，忽而消滅，種種改變的情形，是因為有五蘊積聚在心中，把真心遮蔽，不能顯現，一切事物物諸法，都是五蘊作主，所以遇到色聲香味觸法現前，就有愛憎取捨的妄想心生出來，心中所要的，就生愛心取心，心中不要的，就生憎心捨心，這愛憎取捨的心生出來，就是諸法現前，也就是生，有生就有滅，這種生滅，是妄想心生滅，不是法有生滅，因為法本來不生，有何法滅，以爲法有生滅的，是心生滅也，譬如眼見空華，華本來是空，未有體性，但爲妄想一念，不覺遮蔽真心，在法體上而生妄想心，方有生滅，色空也是一樣，真空即是色，色從緣生，緣聚則

生，所以真空中無法可生，緣散則滅，真空中亦無法可滅，心中若有五蘊諸法，就是有生，有生就有滅，法有生滅，苦厄不能度脫了，若了達五蘊諸法，就是真空，空中從何處生，就是不生，五蘊諸法既不生，何處有滅，就是不滅，所以佛告之曰，不生不滅，再以撞鐘的道理比之，當撞鐘時，知道有聲，撞過聲歇，就知道無聲，聲是六塵之一，聲之忽有忽無，就是生滅法，能明了聲之忽有忽無，就是我的真心，因為聲有生滅，而我真心未有生滅，若是我的心，跟了鐘聲，也有生滅，則聲發心生，固然能知道有聲，若聲歇心滅，何以知道無聲呢，聲既滅而我的心能知道無聲，可見我的心並不跟著鐘聲而滅，既不跟著鐘聲而滅，何以能跟鐘聲而生呢，所以知道我的心，原來未有生滅，五蘊諸法，亦是如此，凡夫迷於安心而生，有生就有滅，生滅者，妄想心生滅也，不是五蘊諸法生滅也，聖人了達真空的道理，空中未有生，法既不生，也就不滅，可知五蘊諸法，本來未有，由妄想心而有，安心有是幻化而有，幻有故未有生滅，生滅未有，苦厄從何

處有，若厄未有，何以要度脫，可爲不度而度了，這是不生不滅的道理，不垢不淨者，垢是穢濁，淨是清淨，垢穢與清淨，兩相對待的，未有穢濁，也未有清淨，所以有垢濁，就有清淨，清淨是從垢濁中生出來，是清淨不能離開垢濁了，既不能離開垢濁，就不是真清淨，夫真清淨，乃是獨一無二的，不是與垢穢比較出來的，所以真清淨，也未有清淨的名目，因爲名目是對待而生，一立名目，就有對待，有對待就有比較，既未有清淨的名目，也未有比較的垢穢了，所以說不垢不淨，凡夫的煩惱未有破，貪瞋未有除，就生了我執人執的知見，名爲垢穢，二乘煩惱已斷，貪瞋遠離，能證到人空，名爲清淨，凡夫二乘雖有垢淨的名，實無垢淨的體，垢淨的體本來是空，空中何處有垢，垢既未有，何處有淨，是以垢淨的名，由於凡聖的真心安心而有的，凡夫染於有漏的惡緣，名曰垢，聖人薰修無漏的善緣，名曰淨，佛恐怕世人迷執諸法，雖然未有生滅，而有垢淨的分別，所以又告之曰，不垢不淨，凡夫五蘊，諸法是真空實相，雖然染污於有漏的

惡緣，但是緣生於無性，緣未有自性，緣不是真有，乃是凡夫一念不覺的妄心而有，名之爲垢，妄心而有的，是幻化而有，就是不垢，因垢的體，本來未有體，既未有體，何以有垢，所謂垢而不垢了，聖人五蘊諸法，也是真空實相，雖然薰修無漏的善緣，而緣生於無性，緣未有自性，緣不是真有，乃是聖人了達真空實相，不爲五蘊諸法染污，名之爲淨，不爲諸法染污，能了達諸法的體，本來未有的，既未有體，何以有淨，所謂淨而不淨了，譬如日光普照，不擇地方，照在清潭，日體就分外清淨，照在污水，日體就是污垢，因水之清濁，和日光本性毫無關係，日光本性，未有清濁的分別，因地而有垢淨，與日體毫無關係，凡夫聖人的真空，也未有垢淨，因有真心妄心而垢淨，大智度論云，諸法空相，譬如質礙的水，水既融化成水，水裝在方器，就隨著器而方，水裝在圓器，就隨著器而圓，水本來未有方圓，因器而有方圓，諸法本來未有垢淨的分別，由於凡夫聖人薰修好壞而有同垢淨，同是一個道理，並不是說凡夫染污有漏惡緣，就不能空。

聖人薰修無漏善緣，就轉爲空，因垢淨善惡同是真空實相，其體本來未有，體既未有，何以有垢淨，這是不垢不淨的道理，不增不減者，世人的心量，本來極其廣大，如同大海，無底無邊，包含萬衆，夫聖人能把本來的真心，顯現出來，不爲事事物物遮蔽著，失去原來廣大的真心，所以聖人心量廣大，能隨感隨應，無所不週，這是本來有的廣大真心，並不是修行成功，從心外面增加進去的。凡夫原來的真心，也是廣大無邊，與聖人相同的，因爲五蘊諸法遮蔽著，六塵牽纏束縛著，不能修行觀照審察，就把本來的真心，漸漸埋沒，不能顯現出來，所以舉止行動，左右牽掣，處處都有障礙，照顧不周，似乎心量非常狹小，其實真心在裏面，並未有減少一分，就是因爲五蘊結成色身，色身拘束真心，爲形質障礙著，失去本來自在的功能，誤認色身爲我，事事顧戀，將真心變成妄心，心量越遮蔽越狹小，何以能顯現真心呢？所以說真心在聖人未有增加，在凡夫未有減少，這就是不增不減的道理，如同海水裝在瓶鉢中，似乎受水不多，

覺得水性本小，其實水因瓶鉢拘束而小，不是海水本來減小的，如能打破瓶鉢，水還歸大海，不受形質的拘束，復其本來廣大的體，這個廣大的體，不是增加進去的，夫九法界衆生，迷於五蘊法爲有，遮蔽真心，隨著妄心，生生死死，在三界六道裏，輪迴流轉，但是衆生沉淪六道裏，眞如理體，未有減少一分，聖人了達五蘊諸法真空實相，解脫自在，超出三界，智慧未有窮盡，眞如理體，也未有增加一分，所以佛告之曰：不增不減，九法界衆生的諸法空相，做好事，眞性不見增多，做壞事，眞性也不見減少，諸佛聖人，也是諸法空相，具足出世間法，眞性未有增加，涉入世間法，眞性未有減少，因爲眞如法體，在十法界衆生裏，未有分別，本來一體，譬如虛空，萬年落雨而不溼潮，大火燒煮而不熱，就是因爲他的體，本來未有的，又如同海潮，流注入於百川裏，潮漲時，百川也漲，而海水未曾增多，潮落時，百川也落，而海水未曾減少，這就是真空實相，也是自心本性，本來面目，可知生滅垢淨增減，都是衆生的情見妄想分別，既有情見忘

想分別，就是苦厄，不能度脫了，所以佛以六個不字，鄭重指示，真空實相，當體絕對，更未有二物，若能回光返照，全性起修，了達心性本來是空，一切善惡，凡聖諸法，都是因緣和合而生，體性本來是空，空何以生，所以說不生，生既未有，何以有斷滅，所以說不滅，滅尙未有，何以有垢不垢，淨不淨，增減不增減的道理呢，故曰：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上文說色空不異的道理，就是重在「不生」二字，吾人行道修觀，也要注重「不生」二字，一定能度脫苦厄，同登彼岸，或以爲法性本來是空，無須修行，或以爲自心具足，無須觀照，或修觀照，因循苟且，不能精進勇猛，仍然墮於斷常的邪見中，或以爲法是實在有的，今天學這個法門，明天學那個法門，究竟未有一法可學的，未有一法可修的，終是空修一生，未有主宰，一無所成，臨命終時，手慌腳亂，懊悔遲了，修道人應當明了一切法都是空，吾人學法也是空，如有法可學，就是妄想，一分妄想未盡，就有一分苦厄未度，也就是一分實相未見，但是明知道學法是多此一舉，少不得如要此做。

一番，所以平日修觀，只要觀其一念不生，三際斷絕，就能度脫苦厄，所謂不怕念頭起，就怕不覺，或是覺時遲耳。

是故空中無色、無受、想、行、識、

上文已說明妄想，從不能覺悟真心而生，離真無妄，妄真本是一體，因有妄想的，心而後有五蘊，心中積聚五蘊，就遮蔽真心，於是全真成妄，若未有五蘊，則真心顯露，全妄即真，也未有妄想可生，如同波浪，因風激動水體而生，若能順其水性，就平平下流，未有波浪生起，這是因緣和合生滅的相，既是和合而生，一定是不和合而滅，生滅不能常久，一定是不實在，叫做空，這空字指真心而說，所以這段專破色法心法，是故空中四字，是承接上文，說五蘊諸法，未有生滅垢淨增減各種情見，如同虛空一般，光明清潔乾淨，不染污絲毫微塵，與真空實相，不一不二，又引起下文六根六塵十八界等諸法，以及無智亦無得，都

是離凡夫離二乘、人執法執的病、凡夫衆生、未有一人不是不迷於色心二法的、色心二字、分而言之、十法界正報依報是也、如十法界聖凡的報身、名曰正報、十法界聖凡所住的地方、或人身所用的、名曰依報、又曰器世界、可知十法界一切一切、都是色心二字、包括無餘了、因衆生迷於色法心法、處處爲我計算、事事爲我圖謀、以爲是我實在有的、以爲是我所有的、一心向外馳驅追求、認假爲真、終日以攀緣妄想影子爲主人、不明瞭心性本來是空、未有一物的、三界萬法、都是吾人心識變化所現的、若是迷於色法心法的人、心中就阻塞障礙、不能與大道通達、所以有凡夫衆生的名、衆生雖然迷於色法心法、也有四種分別、或是色心都迷的、或是迷色重迷心輕的、或是迷心重迷色輕的、或是色心都不迷的、我佛以大慈大悲心腸、教化衆生、是未有厭煩的、訓誨衆生、是未有疲倦的、而且處處權巧方便、因人教化、隨機說法、對於迷色重而迷心輕的人、說五蘊合色開心的法門、就是色蘊、合而不分、如人身五根爲內色、世

界五塵爲外色、合併爲一個色法、識蘊一法、開爲四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、統名心法、對於迷心重而迷色輕的人、說六入十二處合心開色的法門、就是人身五根內色、開爲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、世界五塵外色、開爲色入聲入香入味入觸入、并法入半分、都屬於色法、開爲十入半、意入加法入半分屬心法、合爲一入半、總名十二入、對於色心都迷的人、說十八界色法心法都開的法門、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、色聲香味觸五塵、爲十界、及法塵中無表色的半界、爲十界半、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及法塵中心所法的半界、并意根界、爲七界半、統名十八界、對於色心都不迷的人、說色法心法、名稱雖有種種不同、實在就是色心開合而已、衆生迷於心法的、就心中昏沉散亂、固執不化、聞法不能覺悟、或執著斷常等邪見、不能了悟心性本來空寂、迷於色法的人、就執著五塵等一切事、生貪慾喜愛的心、不知道一切都是幻化、如同夢裏的事、如同水中的泡、而終日追求、沉淪三途、受苦無窮、諸佛是已覺悟的人、對於色

法未有阻礙，如鏡中的像，誰來誰去，未有一點痕跡存在的，徹底了悟三界萬法，都是心識變化顯現，一切都是融通無礙，與大道通達無阻的，這就是空中無色的道理，學般若妙法的人，徹底了悟真空實相中五蘊諸法，不可以生滅垢淨增減的心求到的，諸法自性，本來是空，因五蘊諸法，都是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，因緣別散，虛妄名滅，了悟真空的人，看因緣也是空的，因這個道理，所以真空實相中，未有窒礙的色，也未有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的心法，五蘊諸法，未有一法不是空，但是這空是指真空實相，不是斷滅空，乃是一空一切空，圓門的真空，真空不空，不空而空，這空字一貫到下文無智亦無得止，都是申說五蘊諸法真空的道理，是以般若妙法的深妙不可思議，今日學道的人，都是爲世間苦惱，逼迫身心，一念發心修道，專以清淨無事，消閒自在，一味沉空滯寂，灰身滅智，自修自利爲目的，未有一念利人的心腸，修行成功，是個清淨自了漢罷了，這就是斷滅空，不是真空，世尊不許的，或者溺於法執，今天學淨明天

學禪、一時學教、一時學律、終日在法字上追求，究竟無法可學，或者重在事相，偏棄理想，終日念經禮懺，求福消災，不能解經的義理，懺悔是懺悔，造罪是造罪，不能明曉福從何來，災由何去，或者偏於理想而廢棄事相，二六時中高談闊論，尋章摘句，講轉語逗機鋒，不能依法行持，究竟心中不能自作主宰，仍是隨境界轉變，無常到來，手慌腳亂，無所依怙，重者先墜，欺人欺自己，這都是色法心法，不能融通的原因，所以固執的人，就在在隔礙，融化的人，就色色圓通，修道的人，應當知道般若妙法的深奧，不可以思量分別心能求到的，對於空字，務要時時觀照的，不可輕輕放過，庶幾免除偏空頑空斷滅空的諸邪見，但是修行不到深般若的時候，不容易照見，不能照見，就苦厄不能度脫了。

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。

這段空十二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叫做六根，又叫做六賊，根字做能生講，因這六

種都有生長識的功用，又叫做賊的，因六種都能劫奪吾人本來原有的至寶。但是六根分爲兩種，一種是淨色根，一種是浮塵根。經中所說的六根，都是指淨色根而說，如同神經相似，能有作用的。浮塵根屬於肉體，絲毫未有作用的。色聲香味觸法，叫做六塵，塵字作染污講，因這六塵，能染污遮蔽吾人本來原有的真心，吾人從生至死，都是眼見色，耳聞聲，鼻嗅香，舌嘗味，身感觸，意緣法，未有一時不在諸根門頭作用的，因爲根與塵互相對待時，就能領受前塵種種境界，生了種種差別妄想心，將本來原有的真心，爲諸塵境界染污遮蔽住，真心不能顯現出來，而造作種種業因，感受種種果報，所以叫做塵。前五種塵，容易了解，只有法塵難能明白，夫世間所說法字，不外乎法律法則方法等類，佛經中所說法字，是抽象的，具足一切事事物物而說，爲一切事事物物的總稱，又是意識所緣的種種境界，這種境界，同色聲香味觸五塵，一樣的有染污真心的功能，所以叫做法塵，在十二入中，叫做法入，十二處中，叫做法處，十二

界中，叫做法界，但是諸塵界限，是各各差別不同的，諸塵與六根對待時，染污真心的作用，是相同的，所以根有入塵的習氣，塵有入根的染污，因這個叫做入，六根叫做內六入，六塵叫做外六入，合併起來，叫做十二入，入字，作涉入講，就是六根能入於六塵，六塵也能入於六根，互相涉入作用，變化種種境界，又爲識的所入，若是未有根與塵的境界，識就不能發生作用，這是所入的道理，又叫做十二處，這十二處，都是由於過去現在的六根與六塵，生長未來的六識，各各都有不同的功用，但是十二處，仍然不能離開五蘊合心開色的法門，色蘊開爲眼耳鼻舌身五根，色聲香味觸五塵，及法塵少許，開爲十處半，受想行識四蘊，合爲一處，叫做意根，加法塵少許，成一處半，總其名叫做十二處，並不是在五蘊法之外，另有一法，而衆生不能徹悟虛假，不知曉這種名目，是假設說的，就在這客名中間，計較是一定實在有的名義，同自性，以及種種的差別，這就是遍計所執，這種遍計所執，本來是空，未有實在的，未有實在，就是無。

所以佛告舍利子說、無眼耳鼻舌身意、無色聲香味觸法十二入也。上句是空六根、下句是空六塵、六根六塵都是真空自性上幻化所現的法、既覺悟幻化的法、未有自性、當體就是清淨真性、按初果羅漢斷見思惑煩惱後、念念預入聖人一流、雖有六根對待諸塵時、不爲諸塵所染污、了知真空實相的道理、是以眼見色塵、平等一如、不分別色的好壞、叫天堂地獄都成淨土、耳聞聲塵、平等一如、不分別聲的毀譽、叫天魔惡聲、變做稱讚頌揚聲、鼻聞香塵、平等一如、不辨別香的臭惡、叫廁室幻土、化做香殿、舌嚐味塵、平等一如、不揀擇味的甜苦、叫食中毒藥、變成甘露、身感觸塵、平等一如、不避觸的澀滑、叫魔軍刀箭、化成天華、意知法塵、平等一如、不隨逐法的虛假、而爲物所轉、不但不爲物轉、並能轉物、顯現本有的真心、具足無量神通妙用、無奈世間人終日爲六根所用、爲六塵所轉、都是不能明了心法、色法自性本來是空、佛要開導迷心法、輕迷色法重的人、所以重復說明申告之、五蘊都是空、復空其六根六塵、十二入的

法門，加能了然六根六塵，未有自體自性，本來是空，就是中道圓門真空妙性了。

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

這段空十八界，十八界就是六根、六塵，加六識。六識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是也。分而言之，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、耳界、聲界、耳識界、鼻界、香界、鼻識界、舌界、味界、舌識界、身界、觸界、身識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合爲十八界，乃至二字，是舉其首尾，略去中間的話。界字分種子界限兩種講。種子是指阿賴耶識中，一切法的種子，互相爲因果果，發生作用，所以叫做種子。界限是攝持一切法，了然分別，各有不同，而種子發生界限分明，所以叫做界限。一切種子染污各塵境界，雖然有無窮無量差別作用，而不外乎十八種所攝。十八者就是六根界、六塵界，並六識界。根字做能生講，塵字做染污講，識字做了別講。這十八

種是萬般惡法的根本，一切苦惱災厄的因由，小而殺盜淫妄，大而喪身亡國，推究他的原因，不外根塵識三種變化的作用，夫六根對待六塵時候，就有識生在其中，爲之思量分明辨別，而衆生不能了然明白，這十八種名字，都是假設而說的客名，於中一味遍計所執，不知道一切事事物物，都是根塵識三種變化作用，互相爲因果果，況且能生的是六根，所生的是六識，幫助生長的，是六塵，根塵互相對待時，識來分別了然，成立十八界，各界都是從因緣所生，因生而有妄想，因妄想就有一切煩惱，因煩惱結成三界四生的種子，輪迴六道裏邊，未有休息，譬如蠶蛾作繭，在未成繭時，日夜不懈怠，絲絲入扣，至已成繭時，飽受饒湯烹煮，種種苦楚，頭出頭沒，未有了時，吾人失去般若光明，被根塵識牽纏引誘出去，以至自作自受，同是一個道理，又楞伽偈云，心如工伎兒，意如和伎兒，五識爲伴侶，妄想觀伎衆，意謂第八識爲心，如同傀儡牽線的主人，第七識爲意，專門執著第八識的見分爲我，如同牽線的助手人，前五識如

同助手的配角，第六識分別一切，如同觀伎的衆人，統名爲識，本經說明六識，未說第七第八兩識的，是因七八兩識，形相極其微細，不容易明白，不是聖人大智，不能了然，所以從略不說，佛爲化導色法心法都迷的衆生，說明十八界都是空，十八界仍然是五蘊法的開合，將色蘊開爲眼根界、色塵界、耳根界、聲塵界、鼻根界、香塵界、舌根界、味塵界、身根界、觸塵界、及法塵界中無表色半界、（無表色是意識所緣境界，不能表示，無見無對色，少分屬心，所以稱爲半界，）共開十界半，受想行識四蘊，開爲眼識界、耳識界、鼻識界、舌識界、身識界、意根界、及法塵界中心所法半界，（六識心王，各有心所，相應而起，名心所法，少分屬色，所以爲半界，）共開七界半，兩相和合爲十八界，這十八種都是幻化而有，不是實在有的，今修行深般若妙法，慧眼時時刻刻觀照，證到真空境界，就能擺脫一切根塵識界，了然根塵識界本來是空，所以都叫做無，佛爲拔除衆生我執的根本，告舍利子說，真空之中，不但五蘊是空，十二入是空，就是十

八界也是空，因十八界的根，由於根塵識而有，外則析爲六塵，內則析爲六根，中則將現前分別歷歷覺知的心，析爲六識，都是不能出乎色法心法的我相之外，佛了知我相的毒害很大很深，所以即一念而開色法心法，因色法心法而開五蘊，因五蘊而開十二入，又因五蘊而開十八界，無非叫衆生覺悟身執心執，都是根據我相，我相能空，無一法不能空，所以申明十八界法，破除我相，假使十八界都是我，就是眼中有我，耳裏也應有我，一一根塵中，各各都有我，一人含有十八個我，如覺悟一根一塵中未有我，就是十八界也未有，我可知我本無實體，乃是色法心法假設，分爲十八界的，能了達色即是空，過去現在未來，三際緣心都不可得，就知道色法心法本來是空，以至十八界未有不是空，就妄想而說，心外本來未有根塵識，約理而說，都是一心虛假幻化所現，所以說內外中間十八處，如同龜毛兔角，本來未有形狀，佛是應機方便說法，就在衆生日用的地方，假設樹立名目，或曰五蘊，或說十二入，或說十八界，無非

是因衆生根機有利鈍，證理有深淺，不是一種法門可以教化的，就因人而教，隨機接引，種種方便，假說三科法門，叫衆生都能徹悟真空的道理，所以說空眼界，乃至空意識界，這就是說真心是常住不變，原無一毫虛妄的相，那有五蘊，未有五蘊，那有十二入，未有十二入，就未有十八界了，一層深一層，由麤及細，由小至大，由淺至深，無一法不是叫衆生觀照真空實相的道理，心中如能觀照，一切苦厄自然度脫了。

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盡。

這段空十二因緣，是緣覺羅漢修行開悟的法門，十二因緣，又名十二有支，十二連環，十二重城等名字，十二有支，有指世間一切所有支，是支分意，謂一切所有生死流轉，都因爲十二支分，十二連環，意謂衆生生死，由於十二種因緣，牽連循環不息的，十二重城，意謂衆生不能明了三世因果的道理，長久住在

十二種重複城裏，如同牢獄一樣，衆生的苦惱，一層一層，未有窮盡的意思，感果叫做因，助因叫做緣，一切衆生，迷昧不知，由生而死，由死而生，輪迴四生六道裏，受苦無窮無盡，這裏都有因緣所繫，凡夫不能了悟，人空，隨從波浪而流，頭出頭沒，不能自拔，叫做流轉十二因緣，又叫做雜染十二因緣，羅漢了悟人空，生在佛住世時，逆而滅之，返本還源，從這裏覺悟，入於聖人，一類，所以稱爲緣覺，去佛世已遠，一人獨自住在山裏，未有師教，而自己覺悟的，叫做獨覺，這種修行法門，都叫做還滅十二因緣，又叫做清淨十二因緣，無無明，上無字，作未有講，下無明二字，就是癡暗意思，衆生的心，極其迷暗，不知道因果的道理，不了別染淨的法門，三途苦報，不能厭離，何況人中天上的勝果，就是癡的煩惱，因煩惱的根苗，然後牽連造作許多壞事來，從無明起到老死，共有十二重次序，挨次相生，接連不斷的，盡字，做滅字講，乃至，是包括中間的話，本經文中，未有說明十二因緣名目，舉其頭一種無明，就說到老死，因省文便利起見，所

以用乃至兩字，包括的意思，流轉十二因緣，就是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，這十二種順流而轉，前後引起兩相連帶，所以叫做流轉十二因緣，這十二種包括過去未來現在三世的因果，所說無明緣行的，無明是癡暗的意思，就是吾人最初一念不覺的妄想，是萬惡的根本，細說分爲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三種，見思惑是對於事事物物的境界，妄生貪愛，又叫做愛煩惱，見一切事事物物，迷於實相真理，妄爲分別，又叫做見煩惱，夫見惑爲五利使，（身見、執著我的、我所有的、邊見、隨身計斷計常見取見、執劣爲勝、非果計果、戒取見、非因計因、邪見、撥無因果、）五鈍使，（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）又叫做十使，在三界四諦裏變化成立八十八使，總名見惑是也，思惑有上中下八十一品，仍是十使做根本，二惑乃是吾人無始以來，造罪受苦的根本，因這十種，能障礙吾人本來的真心，在真空妙性裏，不能明白了然，都是癡暗昏煩的法門，能惱亂心神，所以又叫

做煩惱，塵沙惑，是二乘見思惑，自己能斷滅，未能斷滅他人的見思惑，所以看見他人的見思惑，多的如同虛空裏的微塵，恒河裏的沙一樣，菩薩能破自己無明，未能破人的無明，就是看見人的無明，也如同塵沙一樣的多，所以叫做塵沙惑，無明是三界外的根本，惑是一切法無所明了，不是懵然不知，行相極其微細，就是等覺大士，尚有一分無明，未能破盡，二分未破，就障蔽一分中道實相的道理，但是緣覺羅漢，所說無明，是指見思惑，並不是說的根本無明，因為根本無明，須見中道後，不執空，不執有，至登地菩薩位，方斷一分根本無明，到佛果位，方能斷盡無明，這裏所說無明，見思塵沙二惑，都包括在裏邊，學者不可不知，簡單的講，吾人的真心，與佛菩薩相同，本來圓滿光明，但因一念妄想，就成迷惑，猶如明鏡，受了灰塵，光明不顯，無以名之，就叫做無明，既暗昧不明，自然遇到境界，隨境界所轉，觸著事物，為事物所迷，就是事事認假為真，生起貪戀不捨的心，想出法字，求到手裏，求之不得，因生煩惱，所以說無明是煩

惱的根本，又可以作煩惱的通稱，二曰行，就是吾人依癡煩惱所作的染業，念念不停的妄想心，發於身口意的，過去現在一切福行，罪行，不動行，念念不息，如走路一樣，未有止時，所以叫做行，以上二支，是屬於過去的因，因他能生起現在的果，就是無明緣行，三曰識，識者，心識，就是妄想心種子，能分明辨別一切，能顛倒知覺，吾人既造生死事業，自然所生念頭，不能跳出生死輪迴以外，這種念頭，時時積聚在心裏，不知不覺，成了習慣，未有一刻能放下，越想越做，越做越想，循環不斷，終至無常到來，這種想熟的念頭，仍然戀戀不捨，因跟這念頭托生母胎，這就是行緣識，識又稱靈性，是也，四曰名色，名就是心，爲吾人最初的心，只有命煖，識，三種名字，未有形狀，並不是肉團心的心，所以說名，就是心，色是形色，指有形的身而說，吾人最初的胚胎，但有精血凝滑的色，俗稱精血，人由托生入胎以後，過五七日，叫做形位，已有手足四肢差別，生諸根形，雖有身根，及意根，還沒有眼耳鼻舌四根，六根未成，叫做名色，五曰六入，人

有名色以後，漸漸發生六根，不叫六根，而叫做六入的，因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能接入色聲香味觸法，六塵的功用，所以叫做六入，六曰觸，嬰兒出胎以後，三四歲時，知識不足，於分別境界上，不能了知，六根能感觸六塵的境界，不能分別苦樂，所以叫做觸，七曰受，就是領受，五六歲至十二三歲時，六根與六塵接觸時，能領納六塵境界，了然分別，各種好壞苦樂，心中不忘，尙未有起貪心，所以叫做受，由識至受五支，爲現在身的苦果，八曰愛，十四五歲，至十八九歲時，由領受前境而生愛悅的心，還未至追尋取求，戀戀不捨的，所以叫做愛，九曰取，二十歲後，欲愛的心旺盛，普遍追求，妄想取著，以必得爲快，所以叫做取，十曰有，有是三有，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叫做三界，這三界裏的人，生生死死，都是跟著生前的業因，感招後生的果報，因果不爽，是實在有的，人因種種妄取的因，造作種種業力，因業力感招三界流轉，循環不斷，生生死死，都是有，的，所以叫做有，這三支，同是現在的因，十一曰生，既有現在造業的因，就感受

未來的果報，生在四生六道裏，所以叫做生，十二曰老死，人既有死，就有敗壞，天地間未有不壞的東西，往古來今，未有不死的人，所謂人生上壽，不過百歲，既受生爲人，就不能逃過老死的苦，但言老死，未言病的，因人未有一個不老死，而病未必人人都有，所以叫做老死，這二支是未來的果，以上十二種，互爲因緣，輪迴三世，人人隨他流轉，未有休息，所以受苦無窮，叫做流轉門，緣覺羅漢，悟得生死輪迴的苦趣，能逆觀老死苦的境界，以生爲因，生以有爲因，有以取爲因，取以愛爲因，愛以受爲因，受以觸爲因，觸以六入爲因，六入以名色爲因，名色以識爲因，識以行爲因，行以無明爲因，而無明以真空妙性爲體，本來是虛妄，如能返妄歸真，返本還滅，就無明滅了，行也可滅，行滅了，識也可滅，識滅了，名色也可滅，名色滅了，六入也可滅，乃至生滅了，老死也可滅了，這叫做還滅門，這種法門，是緣覺羅漢，修行觀照的境界，大乘菩薩，以般若妙智，觀照這種境界，未有實在的體，如同太虛空一樣，既如同虛空，就未有流轉，所以

說凡夫流轉十二因緣法門，是未有的，就是緣覺羅漢，以爲十二因緣，是實在有的，就用功去還滅他，以爲是無明滅盡，以至老死，十二種都能滅盡，這也是多費功夫，這種法門，也是未有真實的，所以說無明本來是空，也未有無明可滅盡了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乃至二字，是包括的話，乃至未有老死的相，也未有老死可以滅盡了，因悟真空實相的道理，一切執著，都掃除干淨，一切都是真空，所以佛告舍利子說，不但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法門，都是空，就是緣覺所悟還滅十二因緣法門，也是空，由這道理觀照，緣覺以爲從無明以至老死，十二因緣，都被他滅盡，與凡夫迷惑無明，以至老死，都是有的，同是一個虛妄，都未能證到真空的境界，所以說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字，通常作沒有講，佛經中作空字講，也不能作斷滅空講。

無苦集滅道

這段空四諦法，苦集滅道，叫做四諦法門，是聲聞羅漢，依這法門修行，證悟聖人大道，羅漢名字叫做聲聞的，因這種羅漢，天資遲鈍，務要親自聞聽佛說四諦法門聲音，由這法門修行，而後開悟得道，所以名字叫做聲聞，諦字，作真理講，又有審察實在不虛假的意義，聲聞羅漢，審明這四諦法門真理，就依這法門用心修行，苦集滅道，怎麼講呢？苦集二諦，是世間法，又是有漏因果，苦者，是生死果報，有三苦，四苦，八苦，種種分別，換句話說，大凡世間上一切逼迫煩惱，身心不安的事，都叫做苦，上文已講過，集字，是招集一切苦惱意義，有見思惑，塵沙惑，無明惑，三種分別，上文也講過，大凡人，有苦惱，都是以我相為根本，因有我相，就執著我有，我所有的妄想，因我就愛惜我的身體，因愛惜身體，就種種安排取樂，調養保護，貪戀世間上，財色名利，五塵恣慾，因貪戀快樂，反受了許多苦惱，古人云，樂是苦因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人因為愛惜虛假身體，就貪戀一切，生出種種妄想，想圖謀為我所有，就生出種種不好計謀，造出許多罪業，因

造許多罪業，招集未來許多苦報，所以先說苦果，叫人知道苦惱的因果，了然明白，集是苦因，苦是集果，審明這種煩惱業因真理，自然就厭離苦惱，因厭苦，就欲脫離苦惱，要離苦，就要斷滅集的苦因，未有苦因，就未有苦果，所以先說果後說因，就是苦集二諦，上文所說流轉十二因緣，就是苦集的根本，滅道二諦，是出世間法，又叫做無漏因果，滅者是滅有爲還無爲的意義，梵語說是涅槃，涅槃有兩種分別，一有餘依涅槃，是生死的種子惑已滅盡，尙餘存有漏依報色身的果縛，是也，二無餘依涅槃，是既滅生死種子惑又滅有漏依報色身的果縛，無所餘存，是也，道者能通的意義，略則戒定慧三無漏學，及八正道法，廣說有三十七道品也，人有造罪的業因，一定招集未來的苦果，自作自受，絲毫不爽，但是罪業，由我自己造的，應當由我自己消滅，能消滅罪業，就是滅諦，但是要消滅罪業，就要有消滅的方法，由這方法做去，就是道諦，所說厭苦斷集，慕滅修道，是也，依正道法門修行，滅有爲業因，還無爲的果，度脫苦厄，達

到涅槃彼岸，所以先說滅果，叫入生了欣慕的心了然通達，要消滅罪業的苦果，就要依從正道法門修行，有修行正道的因，定能得消滅罪業的苦果，但是先要明白，修行消滅罪業法門，然後罪業可以消滅，所以說道是滅因，滅是道果，若是以相生次第說，先因後果，就集苦道滅，今先果後因，就是苦集滅道，佛是大慈大悲，種種方便，因為容易教化衆生，叫衆生明了，欲離苦果，先斷集苦的因，欲欣慕滅有爲還無爲的果，先要依正道法門修行，有修行的因，一定感招離苦得樂的果，上文所說，還滅十二因緣，就是滅道二諦的根本，夫四諦法門，先苦集後滅道，因滅道是由苦集而生，苦集是依附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，十二因緣所生，修般若妙法的人，觀照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，諸法都是空，叫苦集無從生，既未有苦集，也未有滅道，所謂無病不用服藥，是也，佛告舍利子說，但未有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，十二因緣，等法門，也未有苦集滅道法門，這句從上文，是故空中無色句起，次第講來，一層深一層，未有一層不是空，掃得干干

淨淨，就是大乘菩薩，行深般若法時，能觀照這種境界，看得透徹，了然一切法，當體是空寂，所以說真空之中，無世間苦集三諦，亦無出世間滅道三諦，聲聞羅漢，親自聞聽佛說法的音聲，而悟得四諦真理，就依四諦法門修行，悟得聖人的道理，就是聲聞修行觀照的境界，八正道法，是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，依這八種法門修行，可以得聖人的正道，是也。

無智亦無得

這段是二乘菩薩，修行六度法門，到聖人位次，能證所證都是空，智字做般若講，就是智慧，能知的妙智，是六度法門的一種，智是能求的心，得是所證的佛果，又是所求的境界，佛果分爲四種，一緣覺，二聲聞，三菩薩，四佛，這六度法門，是二乘菩薩修行的法門，上求法於諸佛，下普化於衆生，自己修行得利益，又叫人修行得利益，都是以智爲第一，有了大智慧，方能看得透徹，掃得干干淨

淨、得到真空的大智、在凡夫看、以爲到了菩薩位次、有這等功夫、能得到大智慧、但是在菩薩自己、到了這個地步、還是一個本來面目、並沒有什麼智慧、也沒有證得的、因爲真心、本來是空寂、在般若真體中、一念圓融、本來未有修行的事、既未有修行、還有什麼證得呢、所以不見有知的大智、也不見有所證的果得、若是以有所得的心而求、就不是真空、知而無知、方是大智、得而無得、方是真得、所以說無智亦無得、未有能觀的智也、未有所證的佛果可得、無得是真得、這是究竟真空、本經所說、無智、是指能觀的智、就是指能觀五蘊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、諸法般若、這種般若、本來離乎名字相、言說相、性相、在真心燭面、本來無所不照、原來有的大智力用、不因修行而得、既不用修行、本來有的智慧、就不是從新得到的、是一向具足、若是執著般若、爲實在有得的、就是遍計所執、因爲凡夫不覺悟真心的妙用、就爲五蘊諸法遮蔽著、但是五蘊、祇能遮蔽真心的外面、真心的裏面、不能遮蔽、五蘊若空、就去了外面一層遮蔽、裏面自然

顯現出來，不要從外面添進去，因這智慧是真心裏面，本來有的，譬如明鏡，受了灰塵，就照不出東西來，是外面灰塵遮蔽本來的光明，所以裏面光明不能現出來，若把外面灰塵擦去，光明自然顯現，一切東西都照出來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，夫灰塵擦去以後，不要添光明進去，自然能照出來，因為光明是鏡裏面本來有的，吾人的真心，本來具足智慧，不因修行而有智慧，就是這個道理，無得指所觀的境界是空，這個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等法，遍計所執，本來是空，不是菩薩觀照後叫他空的，因為所證得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等法，也是空，所以說無得，因為真心裏面，本來未有智慧，一定要外面添進去，這纔算是有智可得，夫真心裏本來有的智慧，無須添補，自然具足，若說是這智慧是從外面新得的，如何講得過去，譬如一個人，在外做客商，發財回來，隨身帶了許多銀錢，一到家鄉，就對著鄉人說，我得了許多銀錢回來了，鄉人自然會相信，因這客商不回來的时候，家中沒有銀錢，一定要發了財，隨身帶錢來，方有銀錢，是

從前所無，現在新有，這叫做有所得著了，倘若一個人從自己家裏，將自己所積著的錢，拿在手裏，以為從別處新得來的，非常歡喜，逢人便說，這不是笑話嗎？經中說無得，就是指凡夫執著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等法，遮蔽真心，本來智慧不能發生出來，果能了然，破除蘊入界等法，不為諸相遮蔽住，本來智慧就現出來，可以知道，不是在蘊入界諸法之外，另有智慧可得，同是一個道理。中觀論曰：大乘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，若復見於空，諸佛所不化，什麼道理？本為有病，借空破除，有病既除，空也止著，如雹推草，草死雹就消了，若捨有取無，如同逃峯趣壑，仍然不能免除患難，所以佛告舍利子說：夫修行深般若妙法的時候，慧眼時時觀照，證到真空境界，就能擺脫一切根塵識界，所以說無，並且真空之中，未有凡夫虛妄生滅法，如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等諸法，就是緣覺所修，十二因緣法門，聲聞所修四諦法門，以及二乘菩薩所修六度法門，都是無，這類無字，都做空字講，不能做斷滅未有講，但是佛教化衆生，隨衆生的機緣，便

宜說種種法門，叫人依法修行，又說法門是空，是什麼道理呢？譬如一個空箱子，箱子中間未有物件，是空門，箱子本身依然存在，未嘗消滅，是有門，箱子雖然空，不礙他本身的有，箱子雖然是有，不礙他中間空，又如人有病苦，因病用藥，病好不要吃藥，同是一個道理，再以經書證明，金剛經說，如來所說一切法，如筏喻者，是也，佛是種種方便，隨機緣而說法，因人而教化，未有一法，不是叫人脫離苦惱，得到安樂的，了脫生死苦海的，吾人聽到佛說的法門，依法門修行，修到一切苦惱都未有，生死苦海已了脫，還要法門什麼用呢？況且法門不能代我們脫離苦惱，得到安樂，了脫生死苦海的，所說的法，是渡河的船隻，河已過了，欲般什麼用呢？況且船自己不能渡河，還要撐船的人，用帆篷篙橈，一些東西，幫助盪過去，不爲大風大浪所動，到達河的彼岸，不要用船了，吾人聞法，依從法門修行，修行到了功夫純熟深時，自己能作主宰，不爲東西所誘，不爲境界所轉，本來的智慧，顯現出來，神通妙用具足，未有阻礙，還有什麼苦

惱呢、既未有苦惱、就是脫離苦惱、得到安樂、既未有苦惱的因、還有什麼生死
的苦果、生死不了脫而了脫矣、假使吾人、真心裏面、未有智慧、要從外面求智
慧、添補進去、這是有智可求、因有可求的心、修行修到究竟的果、是有果可得、
如同邪魔外道法門、叫人修行、看光得神通、成仙上天等類、不能叫做真空、因
爲吾人真心裏面、本來有的智慧、不要添補進去、所以說無智可求、依法修行、
修行修到心心求佛、不見佛果可求、時時學法、不見有法可學、念念度衆生、不
見有衆生可度、所以說無果可得、如同佛終日說法、說到四十九年、終日未嘗
說一字、念念度衆生、利樂有情、因人而教化、隨機緣說法、種種方便引誘、終日
法如船筏、譬喻一樣、應當捨離、可知一切法門都是空、因衆生而假設的、不是
實在有的、菩薩修行、親自證到這種境界、通達這種真空實相的道理、就是真
真實實、修行證到的境界、不是空口說說、不修行而能證到的、又不是未有證
到境界、而能說的、如是空口說說、不依法修行、就不能證得真空的道理、況且

空口說，說一切遮蔽障礙，固執的病，不能除去，化解，障病不除，原有智慧，不能顯現，智慧不現，不能斷除煩惱，了脫生死，但是本經所說法門，五蘊，十二入，十八界，一切法都是空，以及十二因緣法，四諦法，也是空，既說一切法都是空，不要依法門修行，也能成佛果，照這樣說，何以諸佛神通妙用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無量光明，妙智妙慧，三昧辯才，無量陀羅尼法門，種種現成，並且遇到境界，未有牽罣，未有障礙，自在如如不動，而衆生遇到境界，就隨境界所轉移，爲物欲所引誘，事事貪戀，煩惱不能斷除，無明不能打破，作主宰不得，未有解脫自在樂趣，這就是修行不能證到真空的境界，口中雖說是空，未有牽罣，總是隨事不能解脫，得到實在受用，自在安樂的，所謂有道無道，自己知道，要得到實在受用，必要證到真空，要證到真空，就要修行，要修行就要明了一切法門，了然法門的真理，就要依法修行，一步一步做去，修到功夫圓滿，機緣成熟，自然覺到真心常住不變，未有絲毫虛妄的相，相既未有，有甚麼法可修，無法可修。

也無道可得，這個時候，本來智慧，自然顯現，處處通達，隨事隨境，不受束縛，解脫自在，煩惱斷除，生死了脫，安樂現前，這種境界，不是言語能道得的，也不是文字能形容的，所謂修道人，如同飲水一樣，冷煖自己知道，他人不能知道的，若是初發心的人，未有修行功夫，錯解真空的道理，以爲一切法門都是空，就以無我，無人，無衆生，無壽者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，以及本來無一物，等話，牢記在心裏，逢人高談闊論，以爲自己開悟，或以爲佛在我心裏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不要修行，妙智妙慧，本來具足現成，不要修得，乃至無佛可成，未有衆生可度，未有生死可了，更未有善法惡法可說，天堂地獄，都是假設，念佛誦經，是愚夫愚婦所爲，守戒持齋，是消極無聊，未有因，未有果，任憑心性，造作種種罪業，因業墮落三途惡道裏，不能脫離，這不是自討苦吃，自作自受嗎，都是由於終日以爲空無所有，本來無一物，一概不要有所作爲，錯解佛法都是空的原故，不知道本經所說法門，是羅漢菩薩，修行大乘法門，親自證得，徹悟真空以後

境界說有不碍空，說空不碍有，念雖空洞，不碍群有，有無相即，凡夫聖人情見消滅，三毒無明，化爲般若光明，煩惱轉爲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照見五蘊諸法都是空，一切法如同龜毛兔角，所謂霜不自釋，日出乃消，冰不自融，春回乃泮，是一個道理，是以衆生果然要修行，斷除煩惱，了脫生死，就要發心用功修行，要修行就要在佛所說的種種法門中，自己隨心中所喜，揀擇一個法門，依法門修行，自作主宰，要堅固永久，不要爲境界所轉，爲外物所動，天天這樣，念念這樣，步步前進，自然有證道的一天，所謂火燒到工夫，豬頭自然就爛，老鼠咬棺材，抱定一處，終久有穿通的時候，修行人，也要這樣做去，做到這種境界時候，就知道未有可求的大智，也未有佛果可得的，或者以爲真有妙智可求，有佛果可得的，未有達到真空實相的道理，因爲智是破惑所用的，修行修到了悟一切法，都是妙性幻化的法，幻化的法，未有實體，未有自性，本來是空，也未有迷悟的分別，是以無道可證，還有甚麼智可求，無智可求，也無果可得，譬如

國家用兵，是不得已方用兵，因為掃除敵寇而用，保護國家人民的安樂，未有敵寇，用兵做甚麼呢？自性徹悟，如國家安樂，能知的妙智如同兵士，一切諸法，如同敵寇，修行人，能了悟一切法是空，能知的智也是空，如有智可求，就是有效果可得，不能叫做真空，能所都是一切衆生的妄想，以及成佛，也是妄想，未成佛的人，若是未有妄想，就悟入無門，所以說一切衆生，由妄想而墮生死，一切衆生，亦由妄想而出生死，佛告舍利子說，二乘菩薩，依法修行，悟得真空實相，未有一切諸法，就是能知的智，是不能得到的，所證的果，也不能得的，能證所證，都是空的，就是無智亦無得的真空道理，本經自是故空中無色起，至無智亦無得止，是廣汎的解釋，五蘊十二入，十八界，十二因緣，四諦，六度法門，都是真空實相的道理。

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心無罣礙，無

望礙故無有恐怖、遠離顛倒夢想、究竟涅槃、

以無所得故。句是結前起後的話。直貫到三藐三菩提止。這段說菩薩依般若法門修行，得究竟涅槃的果，以字作因字講，由前無所得的因，今後有所得也。大品云：佛果以無所得故而得也。菩提薩埵，是梵語，就是菩提薩埵摩訶薩的略名。華云大菩薩，以分別二乘菩薩，是能依的人。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是所依的法門。依字作依靠講。大菩薩依靠般若法門修行，觀照功夫極深，了然般若妙智，本來干干淨淨，一塵不染污的。因一塵不染污，就明了五蘊諸法，以及十二因緣、四諦六度法門，一切都是空，破除遮蔽，塵勞污垢，顯出妙智妙慧。妙智妙慧顯現出來，就照見五蘊諸法，本來空虛，不是實在有的。妙智妙慧本來原有的，不是從修行一切法門而得的。因無所得的緣故，就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法門，以深，依靠般若妙智，觀照一切都是空，度脫一切苦厄，了脫生死此岸，達

到涅槃、彼岸、心無罣礙、罣字、作牽罣講、礙字、作妨礙講、心裏被物慾牽罣妨礙、不能自在、恐怖、恐字作驚恐講、怖字作畏怖講、心裏驚恐畏怖、不能安樂、顛倒、是七顛八倒、不平順的意思、如同根本在下、而叫他在上、叫做顛倒、夢想、是夢裏妄想、究竟二字、是倒極頂的地位、未有加乎他之上的、涅槃、是梵語、又曰泥洹、是譯音不同、就是涅槃、不生不滅的意思、華云、滅度、滅除生死的因果、度脫生死的苦難、滅就是滅度、或單說滅字、滅生死、滅煩惱、滅衆相、大寂定清淨也、或說圓寂、德無不備、叫做圓、障無不盡、叫做寂、或說不生不滅、普徧一切地方、未有地方可生、也未有地方可滅、永久常住不改變的、這是出世聖人、歸束到極果的位次、究竟涅槃、是大滅度、大就是法身、清淨圓滿、普徧一切地方、都能顯現、叫做法身、滅就是解脫、對於一切事事物物、未有牽罣妨碍、解脫自在、度就是般若、是六度法門一種、智慧光明、照破衆生、長夜癡暗也、這三種叫做三德、又叫做三障、迷的人是三障、悟的人就是三德、所謂生死就是法身、煩惱就

是般若，結業就是解脫，菩薩修行，依般若法門，觀照真空實相的道理，本來空，空洞洞，一無所得，因一切諸法，本來空寂，不見有能依靠的人，是人空，又不見有所依靠的法門，是法空，人空就觀境不見境，境不妨碍妙智，觀心不見心，惑不碍心，心境兩空，心裏未有牽罣妨碍，是法空，觀心就是境，心因境有，未有心外的境，觀境就是心，境由心生，未有境外的心，心境兩忘，到處空空洞洞，一空一切空，心裏解脫自在，未有牽罣妨碍，所以說依般若法修行，顯現妙智妙慧，掃除遮蔽，度脫生死，達到涅槃彼岸的緣故，心裏未有牽罣妨碍，因心裏未有牽罣妨碍的緣故，就心裏未有生的驚恐，未有死的畏怖，也未有魔冤的恐怖，一切壞因緣，就止息斷絕，心裏空空洞洞，一無所有，纖微渣滓不存在，就是人空，法空，空也是空，以及一切都空如人的執著，我的執著，有的執著，無的執著，都是七顛八倒，夢裏妄想，掃除乾乾淨淨，心裏未有惑障的顛倒，壞因緣斷盡，壞因緣既斷盡，心裏常定不亂，不亂就不昏沉散亂，心裏不昏沉散亂，就七顛

八倒、昏煩擾亂、夢裏妄想、都能遠遠離掉、到這時未有聖人凡夫的情見、就達到人空法空、空也是空的境界、處處通達、未有障礙、證到究竟法、德無不備、障無不滅、常樂我淨的大涅槃、故曰究竟涅槃、凡夫因惑造業、感受一切苦惱、外道心外取法、冥想邪戒、都是有生死、而未有涅槃、聲聞緣覺羅漢、已斷生死種子惑業、未斷生死苦果、叫做有餘依涅槃、生死種子、惑業斷盡、又滅依報、有漏的苦果、所受五衆、斷盡不再領受、叫做無餘依涅槃、二乘菩薩、出生入死、叫做方便涅槃、都不是究竟、這裏說究竟、是無象無形、無去無來、無生無滅、非有爲、非無爲、見思塵沙無明、一切煩惱、完全消滅、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、永遠沒有人執法執、一切執著、以及凡夫聖人的情見、都已遠離、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、無以名之、常樂我淨、四德俱備、證得涅槃極果、叫做究竟涅槃、這種功夫、只有大菩薩修行、證到這種果德、若不是大菩薩、如聲聞修四諦法、就認四諦法是實在有的、執著不放、心裏不能自在、緣覺修十二因緣法、就認因緣法、是實在有的、

執著不放，心裏不能自在，至於凡夫迷於情見，分別思量，執著頑固肉身，認為是真我，因我追求妄取，順我的，喜愛他，稱譽他，取樂他，不順我的，毀謗他，憎惡他，棄捨他，或執著虛妄不實在幻化法門，認為是真法，執著不放，發生種種魔障，合我法的，幫助他，重用他，違背我法的，破壞他，損害他，內外糾纏，處處罣碍，都是七顛八倒，夢裏妄想，今大乘菩薩，依般若法門修行，觀照一切都是空，照見假借四大和合所成的肉身，不是真我，所有根塵識的一切法，都是幻化虛假，不是真法，說有不妨碍空，說空不妨碍有，隨處隨事，都是逍遙自在，所以心裏瀟灑，淨裸裸，未有罣碍，一切都是妄想，一切都是空，更未有富貴貧賤，可以搖動的，威武權力，可以強迫的，心裏也未有生死恐怖，夫未有罣碍，是定力，未有恐怖，是鎮定，到這種境界，生死涅槃，都是七顛八倒，夢裏妄想的事，所謂見思塵沙無明，一切煩惱，都能消滅，人法雙亡，情見化除，三障既除，三德顯現，自然證到究竟涅槃極果，譬如磨鏡，塵灰擦去，光明顯現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三世衆佛、依般若波羅密多、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

這段說諸佛、依般若法、得菩提智果、諸佛是能依的人、般若、是所依的法門、菩提是所證的果、三世者、過去現在未來也、世字、是遷流改變的意思、三世者、約豎講、包括一切時代、諸字、衆少不一的意思、諸佛者、約橫講、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、佛字梵語、佛陀略稱、華云、妙覺、是出世聖人極果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是梵語、阿字作無字講、耨多羅作上字講、三藐作正等講、三菩提作正覺講、合併起來講、無上正等正覺、又是佛的別名、夫般若妙法、不但衆生依之修行、能度生死苦海、驅除煩惱魔障、達到涅槃彼岸、諸大菩薩、依般若法修行、得究竟涅槃、就是過去現在未來、三世一切佛陀、居在菩薩地位、未成佛果時、未有一人不依般若法門修行、得成正覺、正覺者、就是佛智、或做一切種智講、是十方三世一切佛陀修行、所得的智果、高不可極、未有駕乎其上的、叫做無上、不偏

不邪、叫做正，十法界同是一體，叫做等，不同凡夫外道的邪見，叫做正覺，圓極佛果，自在菩提，叫做無上正等正覺，覺字通於三乘，今說無上的，顯明修行功夫，有深淺不一樣，佛陀是三智圓明，五眼洞照，始覺本覺，合而爲一，至乎其極，更未有駕乎其上的智慧，稱爲無上正等正覺，以分別菩薩，正等正覺，菩薩了然心性平等，自利利他，未能圓極佛果，尚有駕乎其上的，所以叫做正等正覺，二乘超凡入聖，明心見性，不能明了心性平等，只能自利，不能利人，所以叫做正覺，外道心外取法，修持苦行，不明心性是何物，叫做邪覺，凡夫衆生，雖有本覺，妄想心未滅，叫做不覺，換句話說，凡夫外道，但有本覺，未有始覺，二乘及菩薩，有本覺與少分始覺，惟佛陀一人，始覺本覺，合而爲一，二智皎然如月，能轉生死爲涅槃，化煩惱爲菩提，菩提是如如智，涅槃是如如理，理能契合智，智能契合理，互相彰明顯現，衆生本來具足妙明，不假修得，是本覺，現前一念，有迴光返照的心，乘性起修，是始覺，本覺始覺，都叫做智，但是本經前文說空不異

色、空即是色、是說有而不是空、次云空中無色、無受想行識、乃至無智亦無得、是說空而不是有、又說以無所得故、究竟涅槃、三世諸佛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是說空中有得、空而不空、一卷經中、忽有忽空、忽空忽有、令讀者難以摸索明白、今再揀出解釋、所說空、是指真空、不是斷滅空、有指妙有、不是實在有空、不是斷滅空、空而不空、有不是實有、有而不有、不有不空、就是中道、所謂空中之有、有中之空、佛因為化導眾生的執著、因人教化、對於執著空的、用有破之、執著有的、用空遺之、執著亦空亦有的、用非有非空除之、執著非空非有的、用即空即有化之、因材施教、見機說法、言語是人人不同、千變萬化、雖然千變萬化、不出乎一心三觀、一境三諦、諦就是實相般若、觀就是觀照般若、境就是方便般若、所謂中道第一義諦也、法華經說、是法住法位、世間相常住、執有則門門皆非、不執則門門皆是、夫大乘法門、圓融絕對待、不可思議、修道的人、若能時時觀照、心不自心、因境有心、境不自境、因心有境、未有心外的境、也未有

境外的、心、心境、念念不能相離、此心此境、若言有、覓之了不可得、觀之了不可見、若言無、歷歷明明、歷歷明明、就不是空、了不可得、就不是有、在這個地方、雙照空有二邊、當下一觀、就能了悟一切法、即心自性、心境圓融、根塵混合、心境雙忘、了沒踪跡、洞然明白、一心圓具、豁破無明、能所雙絕、對待斯忘、絕忘都不是、就能立地成佛、無如行道的人、稍得一知半解、就以爲到了止境、或者終日尋章摘句、道聽途說、一點修行未有、未證謂證、未得謂得、或見地明而不修觀行、如同有田而不耕種的、或修觀行而見地不明、如同盲人行路、不但不能還家、惟恐墮落坑塹、失去本來般若光明、甚至喪失法身慧命、古人云、不怕千年不悟、就怕一時遭魔、一入魔道、萬劫難復矣、

故知般若波羅密多、是大神咒、是大明咒、是無上咒、是無等等咒、能除一切苦、真實不虛、

自觀自在菩薩、到眞實不虛、叫做顯說般若、由故說般若、到薩婆訶、叫做密說般若、這段是讚揚般若功能、故知二字、結前般若功用、起後般若利益、因般若波羅密多、能了脫生死苦惱、驅除煩惱魔障、所以稱讚是、大神咒、神字、是成就極大一種妙用、不能測量的、咒字、做願字講、梵語陀羅尼、華云咒、或云總持、就是有力量的言語、能成就滅惡生善的事實、如同螺贏祝螟蛉、念茲在茲、類我的聲音、綿綿不斷、就一切蟲、受他的薰修、不知不覺、化爲螺贏、一切佛陀、以慈悲心說顯密法、薰修一切衆生、願一切衆生、都像佛陀、得成正覺、而一切衆生受法味薰修、也不知不覺、超凡入聖矣、法華疏云、咒是鬼神王的名號、稱揚王名、部落就恭敬王主、能降伏一切鬼魅、或云咒者、如同軍隊裏密令、唱口令、互相答應、無所訶聞、因深般若的道理、難以顯明說盡、惟有密證、所以叫做咒、是大明咒、大明者、能破除長夜癡暗、照見一切都是空、無所遮蔽、顯出最大光明、如同日光普照、未有一處黑暗不破、故曰是大明咒、是無上咒、無上者、世出世

間、未有一處、超過這法門的、依般若法修行、能證得無上佛果、故曰是無上咒、是無等等咒、無等等者、是未有一法、與般若爲同等的、未有一法能等此心、此心能等一切法、佛是聖人中的聖人、叫做無等、佛依般若法修行而成、所以般若法叫做無等等、就是等於無與爲等的意思、夫究竟涅槃、是一切法、未能與他可比的、而佛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與究竟涅槃相等、同是依般若法修行而得的、所以叫做無等等咒、上文說諸大菩薩、依般若波羅密多、得究竟涅槃、今說諸佛、依般若波羅密多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所以知道般若波羅密多、有成佛妙用、了脫生死苦海、驅除煩惱魔障、三種大力量、叫人不能測量、是謂大神咒、依般若法、能觀照一切都是真空、破除生死長夜癡暗、如同日光普照、黑暗的地方、未有不照、可知光明力量、非常廣大、是謂大明咒、依般若法、能證到無上佛果、世出世間、未有一法、能加在般若之上的、是謂無上咒、依般若法、出生一功切德、世出世間、未有一法可以與他爲等的、而與諸佛相等、是

謂無等等咒、依般若法、能破色法心法、無牽無罣、心地光明自在、不但可以見性、並可以證果、衆生所受三苦八苦、無量諸苦、二種生死苦、以及一切苦厄、都能消滅化除、是真實真實、不虛假的、況且這法門、是佛金口宣揚而說、佛是不妄語的人、真實的人、說真實的法門、所以決定能消除苦厄、故曰能除一切苦、真實不虛、法叫做般若、又叫做咒、是什麼道理、稱般若爲咒的、是表其神效的快速、如同軍隊、裏密令、能默然奉行、未有不勝的、夫般若法、能破生死魔軍、一切苦厄、決定能除、神效決定能得、佛因爲衆生疑心大、欲叫衆生、諦信不疑、衆生依般若法修行、決定能除苦厄、所以說般若咒、

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、即說咒曰、揭諦揭諦、波羅揭諦、波羅揭諦、菩提薩婆訶、

這段是梵語、前文叫做顯說般若、這段是咒、密說般若、佛法分顯密兩種、顯明

是經以法的道理，表示於人，叫人修持能得利蓋，秘密是咒，以法的真體，不容解釋，依之持誦，就能得利益，所以經的繙譯，有意義可講，咒只讀梵音，不繙文意，是諸佛秘密，神妙不測，不是凡夫所能解的，若看文字，似有分別，而其理就是一個，未有分別，所以說咒就是般若，顯密融通，普利群機，經文如告示，咒語如口令，都有效力，不可玩忽輕視，上文以咒比般若，波羅密多利益功能，未曾說出咒語，這段說出咒語，即說咒曰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，四句咒語，雖然是四句咒語，已包括心經全文一切意義，就是心經全文意義，都表示在這四句裏，可以知道這四句，能總持一切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力量非常廣大，所以不容凡人解釋，如能持誦，自然能降除災障，增長福田，有不可思議功德。果要解釋，依法藏大師詮釋，揭諦者，此云去也，或云度也，就是深般若的功能，重說揭諦者，自度度他也，波羅，此云彼岸，波羅揭諦，就是度所到處也，波羅僧揭諦者，僧者總也，溥也，就是說自他溥度，總到彼岸也，菩提此云覺，薩

婆訶，此云速疾，謂依此心咒，速疾成就大覺也。夫默誦心咒，收功的快，在忘情絕解，是不可思議的力量。般若是人人本有的心光，諸佛證之爲神通妙用，衆生迷之爲妄想塵勞，所以衆生日用不知，自迷本真，枉受辛苦，能不憐愍嗎？若能頓悟本有心光，當下回光返照，一念薰修，就生死情關，忽然破除，正如千年暗室，一燈能破，不要別求方便，有志了脫生死的人，舍棄這法門，就未有船筏可度，果甘心而不求這法門的人，吾不知他的歸家在何處。般若如寶劍，遇物就斷，物斷而不自知，非神聖的人，不能用耳，如能默誦密咒，就一切衆生，不知不覺，超凡入聖，所以說咒就是般若，般若就是咒，顯密融通，未有一人，不受利益，

上來所講的，已告一段落，但是心經一卷，由頭到尾，統共二百六十個字，包括大品般若經，六百卷的意理，已說盡了，佛爲教化衆生，隨機引導，由凡夫至佛界，修行的法門，一再申明，如衆生迷於色法輕心法重的，說五蘊合色開心法

門，迷於色法重心法輕的，說六入十二處合心開色的法門，色法心法都迷的，爲說十八界色法心法都開的法門，色法心法都不迷的，爲說色法心法名稱雖然不同，實則色法心法的開合而已，所以佛善巧方便，應人而教，將色法心法，列爲十六綱，一色，二心，三五蘊，四十二入，五十八界，六十二因緣，七四諦，八十八空，九六度，十四智，極其詳細，若詳細解釋，莫說六百卷般若經，難能徹底，就是塵說刹說，仍沒有終了的時候，若簡單的說，全部經文，色心二字，就包括盡了，夫衆生所以爲衆生的，因色法心法不空，色心所以不空的，由於執有執空，因執有執空，就有一切苦厄，有一切苦厄的，由於有心不能照見，心不能照見的，由於根塵識種種變化顯現，因根塵識的變化，迷昧自己真心，失去本來般若光明，就執著爲有，因有受四生六道的輪迴，受苦無窮無盡，若能迴光返照，依般若妙法修行，功夫純熟，到極深的時候，就能證到自己的般若光明，自己般若光明顯現，就能照見五蘊，當體真空，不但五蘊法門空，就是十二處，十

八界、法門也是真空，以及緣覺十二因緣法、聲聞四諦法、菩薩六度法、大乘菩薩的究竟涅槃、佛乘的菩提，也都是真空，更進一步就是照見一切真空，也都是空了，所以說人空、法空、空其所空，一空一切空，再以一心三觀，觀一境三諦，觀菩提涅槃、煩惱生死、平等一如，以此妙境、印定妙心，無心外的境，更無境外的心，心境雙忘的時候，一一皆空，一一皆有，唯心所現，一切真空，轉成妙有了，真空不空，妙有不有，不有不空，名爲中道，就是摩訶般若，也就是吾人本有的一段心光，顯現這種心光，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，乃是觀世音菩薩，修行甚深般若的親證境界，故曰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吾人乍聽到這卷般若經的義理，以爲難能模稜，難能明了，但是不要怕難，不要求急，不要懈怠，只要一天一天的，綿綿密密，不要間斷，堅固信心，不要疑慮，把這卷經，朝也念，晚也念，忙也念，閒也念，行也念，走也念，坐也念，臥也念，有病也念，無病也念，醒了念到睡熟了，睡熟了念到念醒了，念得念而不念，

不念而念，功夫純熟到極深的時候，自然截斷根塵識，顯露本來的心光，決定能夠感應道交，解脫自在了，還有什麼苦厄要度呢？未有苦厄可度，不是佛是甚麼呢？願諸見者聞者，反躬內省，精進堅持，由聞而思，由思而修，早登彼岸也，勉之勉之。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廣播講義

一三六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仲春初版

電話西局一二六一號

出版者 北京石燈吉祥寺

講述者 印 智

校對者 吳 證 常

印刷者 北京中華印書局

前外楊梅竹斜街

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

如有發心續印者
請緘本寺代辦

2

477281